

# 晚清婚姻文化中的重逢花燭慶典： 鄔啟祚夫婦個案研究\*

劉詠聰

## 提 要

“重逢花燭”指古代夫婦慶祝結婚六十周年，重新燃點花燭，再次舉行婚禮。本文以廣東番禺鄔啟祚（字繼蕃，號吉人，1830—1911）及其妻周氏（1828—1915）之重逢花燭慶典進行個案研究，並運用鄔家著述及結集三百多篇賀作的《南山佳話》為主要參考文本，嘗試推敲當時盛況，亦藉以窺探中國傳統婚姻文化中較少為人注意的一面。

關鍵詞：重逢花燭 鄔啟祚 鄔吉人 《南山佳話》 番禺鄔氏

## 一、引 言

“重逢花燭”指重新燃點花燭，再次舉行婚禮；又稱“重諧花燭”、“重行花燭”、“重圓花燭”、“重行合卺”等。六十年為花甲一周，對古人而言，人生六十

---

\* 本文初稿曾於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8 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上宣讀，承評點員毛文芳教授和與會諸賢提出寶貴參考意見，特此鳴謝。又案：本文為筆者研究計劃“百年嘉偶，兩結同心：十八至二十世紀中葉之‘重逢花燭’習俗研究”初步成果之一。該項目得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慷慨資助（編號 12606017），謹此申謝。又本刊匿名評審人曾提出建設性意見，有助本文進一步之潤色，亦一併致謝。

已沾福澤,如果一對夫婦能同偕白首六十載,就更加難能可貴。因此成婚六十年往往得到家人、友朋及鄉里熱烈祝賀,可謂羨煞旁人。由於“重逢花燭”的主角必須起碼年過七十,有幸經歷六十載婚姻的夫婦始終只在少數,這就令人愈益覺得這是應當大事慶祝的喜事,這項習俗由此形成。

目前能夠追溯有關重逢花燭的記載主要始於清代。朱彭壽(1869—1950)《安樂康平室隨筆》曾列出清代至二十世紀重逢花燭較為有名的例子:

夫婦偕老,詩人播為美談,其有結褵至六十年者,尤為古今所罕見。乾嘉年間,南海馮潛齋吏部成修(1702—1796)、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1723—1815)、韓城王偉人相國杰(1725—1805);近歲仁和高白叔中書雲麟(1846—1927)、嘉興錢新甫侍讀駿祥(1848—1931)、錢塘程紫緡觀察良馭(1857—1937),俱以白首齊眉,重行花燭之禮。家庭盛事,較重宴鹿鳴瓊林者,更為難得已。(原注:按仁和金雨叔侍郎姓[1702—1782]《靜廉齋集》內,有乾隆戊戌[1778]三月《重逢花燭詩》,則距雍正己酉[1729]與繼配胡夫人結褵時,適五十年也)。<sup>1</sup>

此則資料一共列舉了七對重逢花燭、白首齊眉的夫婦,包括其中一對是“偷步”提早在結婚五十年的時候舉行重逢花燭的。

《清稗類鈔》又有一則記載,為我們提供重行花燭的一些細節:

楚俗,凡夫婦年六十以上而猶康強矍鑠者,即視為兩世伉儷。以其周一花甲,而又及成婚之年也。其子孫每強老人飾為新郎新婦,重行合巹,一切服飾禮儀,俱如成婚式,名曰重諧花燭。是日必大宴賓客如新婚。<sup>2</sup>

1 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與《舊典備徵》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6,頁272—273。

2 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冊,《婚姻類》,頁1998。

重諧花燭或被視為楚俗，大概指流行於湖南、湖北、河南、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等地。上引《安樂康平室隨筆》所記例子，以及目前能據史志、文集等資料稽查的個案，就基本上是來自這些地區的。其中湖南楊白元（？—1878）曾自作重諧花燭詩，有一首流傳頗廣：

老女忙來掃洞房，諸兒捧鏡婦催妝。牙牙學語雛孫笑，爭索同心栢子嘗。<sup>3</sup>

這首七絕對於我們認識花燭重逢的具體環節，也很有幫助。不過也必須指出，其實“重逢花燭”不一定只是“楚俗”，因為其他地區也有相近風俗，例如東北朝鮮族就有大同小異的“回婚”，慶祝老人結婚六十周年，而且流行至今。<sup>4</sup>

本文選擇以廣東番禺鄔啟祚（1830—1911）及其妻周氏（1828—1915）之重逢花燭慶典為個案，並以鄔家著述以及結集三百多篇祝賀作品的《南山佳話》為主要參考文本，嘗試推敲當時盛況，並藉以窺探中國傳統婚姻文化中較少為人注意的一面。選取鄔氏個案進行研究，主要是基於有關紀錄較為完備，而《南山佳話》的結集也委實提供了有關慶典的大量信息。<sup>5</sup> 雖然二十世紀不同時段曾出現過若干圖文並茂的重逢花燭紀念專集，但反映的歷史年代已經完全不是帝制末期。<sup>6</sup> 在足以反映晚清社會形態的重逢花燭文本之中，鄔氏個案

3 轉引自孫棧：《餘墨偶談（節錄）》，收入《香豔叢書》（據1911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本影印；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五集卷四，葉二十四上（頁301）。

4 參看富燕羽、張敏杰：《朝鮮族回甲節、回婚禮習俗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3年4期（2003年8月），頁97—101。

5 鄔慶時輯：《南山佳話》（耕雲別墅藏板，收入《南村草堂叢書》〔民國年間刻本，據浙江大學CADAL數字圖書館〕）。

6 部分例子如下：《順德張庶平先生己巳年重逢花燭徵詩文集》（香港：從新印書局，1929年，藏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嘉興錢新甫先生暨德配周夫人八旬雙慶並重諧花燭壽言》（約1928年手稿本，見卓克藝術網 [www.zhoukearts.com](http://www.zhoukearts.com)）；《愚公花燭重逢詩文集編》（香港：漢明印務公司，1951年，藏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朱子範、湯展雲等編：《吳在民先生暨德配關夫人八秩雙壽重逢花燭壽言集》（香港：廣東國民大學校友、吳校長在民壽言集委員會，1955年，藏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崔龍文等編：《雷惠波先生花燭重逢唱酬集》（香港：時代印務，1957年，藏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李供林先生暨德配徐麗夫人八（轉下頁）

總算具備較為豐富的内容。<sup>7</sup>

## 二、鄔啟祚夫婦生平概要

鄔啟祚字繼蕃,號吉人,廣東番禺南村人,生於道光十年庚寅九月初二日(1830年10月18日)亥時,終於宣統三年辛亥二月初五日(1911年3月5日)戌時。鄔妻周氏,番禺新橋鄉周禮隆女,生於道光八年戊子八月二十七日(1828年10月5日)亥時,終於民國四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1916年2月2日)辰時。周氏比丈夫年長兩歲。鄔氏另有側室張氏,生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初十(1846年11月28日)寅時,終於宣統二年庚戌十一月二十三日(1910年12月24日)丑時。<sup>8</sup> 鄔啟祚封中議大夫,<sup>9</sup> 周氏封淑人,張氏封孺人。<sup>10</sup>

關於鄔啟祚夫婦生平,《番禺縣續志》及鄔氏後人所編《鄔氏光大堂族譜》均有簡傳。<sup>11</sup> 較為詳細的資料可參看程大璋(式穀,1873—1925)所撰墓誌銘<sup>12</sup>

(接上頁)秩雙壽重逢花燭唱酬集》(1962年本,藏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黃在中先生、陳可娘女士結婚六十周年鑽禧紀念賀辭集》(新加坡,1977年,藏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劉少旅伉儷雙壽暨花燭重逢紀念慶集》(香港:中國美術總匯、九華堂,1981年,藏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又案這些鑽禧紀念集,亦曾在西方社會出現,詳參拙講《中西金鑽婚》,可於香港電台“大學堂”網站([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university\\_knowledge\\_platform](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university_knowledge_platform))重溫(2019年3月17日及24日)。

7 比《南山佳話》早十二年面世的《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光緒二十二年〔1896〕鈔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又收入樂怡、劉波編:《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二齊舊藏珍稀文獻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第74冊,頁1—358)係紀念主人翁方汝紹(1821—1898)入泮及結褵六十載而輯,但現存版本編次較亂,而信息亦不及《南山佳話》豐富。詳參拙作《男性視角下的重諧花燭:方汝紹個案研究》,《馬來西亞漢學刊》,2019年第3期,頁91—116。

8 各人生卒時辰八字見光大堂理事會編修、鄔詠雄總編輯:《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年辛卯版)》(廣州:光大堂理事會,2011年),第10章《鄔氏家乘——世隆堂》,頁220—221。

9 程大璋:《清故昭武都尉即用營都司封中議大夫鄔公墓誌銘》云:“子十,寶親、寶瓏俱中議大夫,封公如其官。”見其《無終始齋詩文集》(《鄔家初集》本,民國二十年〔1931〕廣州鄔氏彙印,復旦大學圖館藏本),卷二,葉十九下。

10 《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年辛卯版)》,第10章《鄔氏家乘——世隆堂》,頁220—221。

11 同上。

12 見上引程大璋所撰墓誌銘,亦同時收入鄔啟祚:《耕雲別墅詩集》、《詩學要言》及《耕雲別墅詩話》(民國十九年〔1930〕《鄔氏叢書》刊本,藏於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葉一上一三上。

及邱逢甲(1864—1912)所撰家傳。<sup>13</sup> 此外,其孫鄔慶時(1883—1968)撰有《先大父述》,是鄔氏生平最為詳備的紀錄。<sup>14</sup>

鄔氏以孝義仁愛、敬宗睦族而得到廣泛的尊重。據其孫慶時憶述,鄔氏祖宗觀念極重,常向子孫講述家族先世及其“避亂番禺之南山”後之發展,以示“家範所在”。<sup>15</sup> 由於鄔氏“善於理財”,所以“家道日起”,<sup>16</sup>而鄔氏亦時刻自勉“為人總要知足”,“凡事對得住祖宗,乃可為人”。<sup>17</sup> 至於兄弟,因為是“祖宗之血脈”,故此“尤當親愛”。<sup>18</sup> 鄔氏目睹族中“兩房各為分祀,子姓不相會合”,恐日久“情隔而誼薄”,於是“與族人謀建大宗祠”,並“自墊巨款以為之倡”。此後“兩房知重其祖所自出,益敦敬愛”。<sup>19</sup> 鄔氏亦多行善事,其孫慶時稱讚他“其於宗族也,饑而賑,急而周”;<sup>20</sup>“其於朋友也,終此如一,不以久近冷熱,尤不以貧富貴賤歧視”;<sup>21</sup>“其於鄉黨也,務求其相安而共利,嘗謂公錢公用”。<sup>22</sup> 鄔氏多辦公益事,如在宣統二年(1910)籌建南山方便所,以調理癘疫之流行,是番禺早期慈善診所之一,遂使“病者、客而貧且病者,皆不患無醫病死”。<sup>23</sup> 此外,“鄉中有蓼水通珠江,沙淤水淺”,鄔氏即“力為疏浚,舟行無滯”。面對“南路為諸鄉通衢,每雨潦,人多失足”的困局,鄔氏決定“倡修鋪石,遂成坦途。”<sup>24</sup> 由此可見,鄔氏生平亦頗多足為人稱道的善舉義行。其身後有輓聯曰

13 邱逢甲：《鄔吉人先生家傳》，見《耕雲別墅詩話》，葉一上下。

14 鄔慶時：《先大父述》，見《詩學要言》，葉一上一十二上。

15 同上，葉一上下。

16 同上，葉三下。

17 見鄔啟祚：《自序》，《耕雲別墅詩集》，葉一上。

18 鄔慶時：《先大父述》，葉三下。

19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民國辛未年〔1931〕番禺縣續志》（以下簡稱《番禺縣續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二二，《人物志》五，《鄔夔揚（弟鈞揚、從子彬等七人）》，頁418。

20 鄔慶時：《先大父述》，葉五下。

21 同上，葉六下。

22 同上。

23 同上，葉七上。又鄔慶時宣統二年（1910）撰《南山方便所記》，另參《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年辛卯版）》，第2章《南村家族志·庭園建置》，頁45。

24 見《番禺縣續志》本傳，頁418。

“釃酒焚香諸父老，蓋棺定論是賢人”。<sup>25</sup>

至於鄔妻周氏，縣志稱其“仁孝慈惠，相父教子，人無閒言。自奉節儉，歲歉，慨捐白金三百，賑濟貧人。時奉文戒煙，復捐二百金，以助善舉，世稱能知大義”。<sup>26</sup> 程大璋為鄔氏夫婦所撰合卺序，則較為詳細披露周氏另一為人稱頌的故事：

太淑人亦儉樸慈惠，視他子姪若己出。太淑人弟無子且死，族人爭，欲分其產。太淑人乃偕夫及諸子孫歸家力拒，為之立嗣，家得不散，嗣得不斬，人皆稱之。<sup>27</sup>

於此可知周氏具有道德勇氣，亦念念不忘報效娘家。鄔啟祚共有十子，其中七人為周氏所出，三人為側室張氏所出。<sup>28</sup> 妻妾之間相處的情形，史無明文，難以推測。鄔氏晚年與周氏花燭重逢，文獻所見亦似乎無甚與張氏有關之記載。

鄔氏與妻周氏之離世，相距約五年。兩人合葬於縣南樟邊鄉老虎岡。程大璋撰書銘文曰：

不仕於國，克治於鄉。親賢樂利，美於周疆。不嗇於德，用載厥福。疇葉考終，子孫其毓。樟樹森森，虎崗巖巖。千秋片碣，弗朽弗刊。<sup>29</sup>

至於側室張氏，其實已先鄔氏數月而卒，葬於雙鳳嶺。<sup>30</sup> 1996年，鄔家後人重修祖墓，而鄔啟祚周氏夫婦、其子鄔寶珍(1859—1893)屈鳳竹(1860—1927)夫婦，以及其孫鄔慶時黃佩文夫婦，遂移葬番禺南村祥和永久陵園，並

25 見鄔慶時：《先大父述》，葉十一下。

26 見《番禺縣續志》，卷二五，《人物志》八，《列女》，頁451。

27 程式穀：《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太淑人重行合卺序》，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九上。

28 見《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年辛卯版)》，第10章《鄔氏家乘——世隆堂》，頁221，世系表參頁192—195。

29 見上引程大璋：《清故昭武都尉即用營都司封中議大夫鄔公墓誌銘》，葉二下一三上。

30 見《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年辛卯版)》，第10章《鄔氏家乘——世隆堂》，頁221。

三代同墳。<sup>31</sup>

民國十一年至十五年(1922—1926)，鄔慶時曾“入財政部供職”。<sup>32</sup> 不過在此之前，鄔慶時的祖父鄔啟祚、伯父鄔寶理(1854—1874)、父親鄔寶珍及母親屈鳳竹俱已獲大總統指令褒揚。民國九年(1920)二月二十三日，大總統指令稱“已故鄔啟祚，廣東番禺縣人。遭母喪，哀毀骨立。在本籍義行卓著，並創興公益事業，及捐貲修建宗祠，……應請給予‘修德於鄉’匾額字樣，加給褒詞”。褒詞全文如下：<sup>33</sup>

大總統褒曰：幽薄白華，束皙有《補亡》之作；陵陂青麥，莊生言佈施之難。孝以立身，仁能濟衆，古聞此語，今見其人。爾鄔啟祚，生有至性，無間人言。孔奮在家，賢行爲州閭之冠；蔡順位墓，精誠息雷電之威。猶復胞與爲懷，慷慨好施。築杜陵萬間廣廈，寒仕歡顏；置青州四境腴田，鄉人續命。具此行誼，允宜褒揚。於戲！子欲養而親弗逮，風木悲深。富不驕，則家自昌。雲初蔭遠，畀之旌獎，光乃芳型。<sup>34</sup>

總括鄔氏一生，生前“修德於鄉”，廣爲人所敬仰；死後哀榮，同樣光耀族牒。

鄔啟祚“三代能詩”，<sup>35</sup>其孫慶時整理祖父作品，用力頗勤。今鄔氏傳世作品有《耕雲別墅詩集》、《詩學要言》及《耕雲別墅詩話》，俱收入衆多鄔家叢書之中，如《鄔家初集》、《鄔氏叢刻》、《鄔氏叢書》、《半帆樓叢書》、《南村草堂叢

31 鄔慶時兒子鄔祥光(1926—2006)有《南村祖墳掃墓詩》，其中有“三代同墳自本源，良知泉下慰鴻恩”句，見《鄔祥光回憶錄》(香港：長康公司，1999年)，頁94。案遷葬經過及新墳地址，承鄔氏族譜總編輯鄔詠雄先生及鄔慶時孫女鄔敏荔女士賜告，並惠贈有關照片，謹此申謝。

32 鄔慶時：《窮忙小記》(《鄔家初集》本)，《自序》，葉一上。

33 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附有關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冊，《中華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令文編號0233，頁732。

34 全文收入《耕雲別墅詩集》、《詩學要言》及《耕雲別墅詩話》。

35 袁祖光：《綠天香雪移詩話》(收入《清詩話三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356。

書》、《鄔氏全集》等。<sup>36</sup>

《耕雲別墅詩集》扉頁有譚頤年題簽，卷前有胡湘林(1857—1925)序、鄔啟祚庚戌(1910)自序、摘自《綠天香雪簃詩話》之《評論》、衆人《題詞》暨大總統《題褒》、《番禺縣續志》本傳和程大璋所撰《墓誌銘》；未有鄔慶時宣統元年(1909)《校記》及宣統三年(1911)《後記》。詩集不分卷，共收詩篇三十六首。<sup>37</sup>

《詩學要言》扉頁有吳功溥題簽，卷前有黃璟甫序、大總統《題褒》；《番禺縣續志》本傳、程大璋所撰《墓誌銘》；未有鄔慶時所撰《先大父述》及宣統三年(1911)《記》。《詩學要言》分上、中、下三卷，分別輯存前人有關學詩(上)及作詩(中、下)諸語錄。<sup>38</sup>

《耕雲別墅詩話》扉頁有沈宗畸題簽，卷前吳功溥(1898年進士)序、大總統《題褒》、《番禺縣續志》本傳、邱逢甲所撰《家傳》及程大璋所撰《墓誌銘》；未有鄔慶時宣統三年《校記》。《詩話》共四十則，據鄔慶時言，只是“十一僅存”，絕非“足本”，因為全稿已散佚而“不可復得”。<sup>39</sup>

### 三、鄔氏重逢花燭之文獻記錄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1908年2月19日)，鄔啟祚夫婦再行合卺之禮，花燭重圓，一時傳為嶺南佳話。有關當時盛況的記錄，在史志及若干文人著述中固然留有鴻爪，但最完整齊備的文本則非《南山佳話》一書莫屬。鄔啟祚在其《耕雲別墅詩話》中詳細交代《南山佳話》編集之由來：

36 《鄔家初集》(民國二十年[1931]廣州鄔氏彙刊本，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鄔氏叢刻》(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民國十八年[1929]刊本，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館)；《鄔氏叢書》(宣統元年[1909]至民國廿一年[1932]廣州刻本，藏於廣州中山圖書館)；《鄔氏叢書》(上引)；《半帆樓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刊本，藏於山東大學)；《南村草堂叢書》(上引)；《鄔氏全集》(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民國十七年[1928]刻本，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37 《耕雲別墅詩集》，葉一上一九下。

38 《詩學要言》，卷上，《學詩》，葉一上一二下；卷中，《作詩》上，葉三上一五下；卷下，《作詩》下，葉六上一八下。

39 鄔慶時：《校記》，見《耕雲別墅詩話》，葉一上。



余重逢花燭，戚友昆弟以詩文見贈者百餘人，得詩三百餘首。琳琅滿帙，美不勝述，慶時孫輯為《南山佳話》二卷。為余撰啟徵詩者，南海譚少沅（頤年）也。少沅贈詩云云。<sup>40</sup>

此處清楚說明鄔慶時是負責編輯《南山佳話》的人，而且全書有兩卷。今有古籍目錄錯誤著錄《南山佳話》一卷，編者譚頤年，<sup>41</sup>恐怕是張冠李戴，有關錯誤或者緣於對撰啟徵詩者和實際編輯者的混淆。今見《南山佳話》共兩卷，一百零六葉，版心題“耕雲別墅藏版”，卷末書“羊城西湖街超華齋刊印”，而鄔慶時所撰後記，也詳細講述編輯始末：

光緒之三十有四年，大父母值結禱之周甲，以正月十八日重行合巹禮。先是，譚少沅先生為之撰啟徵詩焉，戚友昆弟先後以詩來，都三百首，彬彬乎盈帙矣。慶時因請梓之，則曰：毋奚汝伐。又請，則曰：隱知我其可。固請乃許。於是與伯順兄共事編校，而所以編校則譚先生教也。編成，顏曰《南山佳話》，以付手民，時六月十六日也。十月十九日承慶孫鄔慶時校竟記。<sup>42</sup>

由此可見，無論是鄔啟祚還是鄔慶時，均著意強調譚少沅撰啟徵詩的功勞。事實上，清代社會不論祝壽還是哀輓，均徵詩成風，促成大量“壽言集”及“榮哀錄”等面世。<sup>43</sup> 鄔啟祚夫婦重逢花燭，委實也是結合兩人大壽一併慶祝的喜事，

40 鄔啟祚：《耕雲別墅詩話》（宣統三年〔1911〕校刊本，收入《鄔氏叢書》，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葉八下。

41 見陳秉仁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集部·總集類》，頁494。

42 鄔慶時：《記》，見《南山佳話》，葉一百六上。

43 詳參拙作（Clara Wing-chung Ho），“Collections of Birthday Greetings and Bereavement Messages Published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Shirley Chan, Barbara Hendrischke, and Sue Wiles (eds.), *Willow Catkins: Festschrift for Dr. Lily Xiao Hong Lee on the Occasion of Her 75th Birthday* (Sydney: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2014), pp. 77–98.

因此撰啟徵詩,是最合適不過的。而譚氏所寫原啟,也就收錄在《南山佳話》之中。<sup>44</sup>集中所收其他文字,也不時反映若干作者應啟而投贈的情況,如謂“爲言鄔氏子,萬里徵我詩……今讀徵詩啟……是生好孫兒”;<sup>45</sup>或指“好事者爲之撰啟徵詩”;<sup>46</sup>又或對“徵詩今復荷洋洋”<sup>47</sup>及“揚挖詩歌遍粵東”<sup>48</sup>的盛況加以鋪敘;兼且描述“諸君贈佳作,小子輯成篇,吾家藉光寵,紙上燦雲煙”<sup>49</sup>的喜悅。

《南山佳話》封頁有馮愿題簽,卷首冠以馬紱倫(夷初,1885—1970)序文及編者《例言》。馬序寫於戊申(1908)夏五月,明言係應“封君之孫慶時請序於余”所撰;<sup>50</sup>《例言》則美言該冊效《詩》三百篇溫柔教厚之旨,亦參以《春秋》三世之義,並指出該冊同時“附錄主人自壽之作”、“其兄弟志喜之作”、及“其子孫申謝之作”。<sup>51</sup>《例言》之後是卷一,共收多類駢、散、韻文 266 首;卷二則收主人自壽、兄弟姪孫等志喜,以及子孫媳婦等申謝共 104 首。具體內容,請看下表:

《南山佳話》內容表

《南山佳話》				
封頁題簽:馮愿 序:馬紱倫 例言:鄔慶時				
卷一	作者	籍貫	篇題	頁
散文 (共四篇)	陳黻宸(介石)	瑞安	吉人鄔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雙慶	五上一六下
	程式毅(子良)	桂平	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太淑人重行合巹序	七上一九下

44 譚頤年:《誥封中議大夫吉人鄔先生花燭重逢詩啟》,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二十上一二下。

45 萬大同:《恭頌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二十六上。

46 凌鶴書:《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紀盛并序》,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三上。

47 鄔寶桂:《志喜》,見《南山佳話》,卷二,葉九十三上。

48 楊子毅:《恭賀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齊眉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六上。

49 鄔慶廷:《申謝》,見《南山佳話》,卷二,葉一百上。

50 馬紱倫:《〈南山佳話〉序》,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一上一二上。

51 《南山佳話·例言》,葉三上一四上。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散文 (共四篇)	潘履端(樾根)	番禺	恭祝鄔中議吉人世伯暨德配鄔老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壽序	十上一十二上
	翁大年(壽孫)	大興	鄔中議吉人世伯泊世伯母周淑人花燭重逢序	十三上一十六上
駢文 (共一篇)	褚傳誥(九雲)	天台	番禺鄔吉人先生重逢花燭序	十七上一十九下
啟 (共一篇)	譚頤年(少沅)	南海	誥封中議大夫吉人鄔老先生花燭重逢徵詩啟	二十上一二十二下
頌 (共四解)	孔廣廈(蔭三)	金壇	吉人世伯暨德配周太淑人重逢花燭頌(四解)	二十三上
四言 (共十解)	馬紱倫(夷初)	仁和	番禺鄔公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九秩開一結禱周甲謹題(六解)	二十四上
	朱其燕(柳溪)	番禺	吉人老先生重逢花燭詩并序(四解)	二十四下—二十五上
五古 (共三首)	萬大同(逢吉)	祥符	恭頌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	二十六上下
	黃禮治(仲孺)	番禺	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慶	二十六下—二十七上
	孫京(碩甫)	福安	前題	二十七上
七古 (共五首)	黃綸書(子佩)	歸善	吉人先生花燭重逢賦此寄呈	二十八上—二十九上
	陳啟東(初白)	番禺	前題	二十九上下
	戴永(少彭)	番禺	賀吉人世伯雙壽歌	二十九下—三十下
	陳榮增(竹屏)	番禺	恭頌吉人外叔祖花燭重逢大喜	三十下—三十一上
	周起鳳(慶笙)	番禺	吉人太姻丈花燭重逢喜鑒	三十一上—又三十一上
五律 (共三首)	汪洋(容齋)	南昌	恭頌吉人世伯花燭重逢大慶	三十二上
	陸汝璽(祖值)	番禺	吉人太姻伯花燭重逢誌慶	三十二上
	屈向榮(桑如)	番禺	前題	三十二上下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五言排律 (共四首)	凌鶴書(孟徵)	番禺	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 花燭重逢紀盛并序	三十三上—三十六上
	胡顯庸(薰傳)	番禺	恭祝吉人太姻伯花燭重逢雙慶	三十六上下
	陳學蓮女史	(適) 太原	恭賀周太淑人九秩開一花燭重 逢大喜	三十六下—三十七上
	張英麟(國瑞)	太原	寄賀吉人太老世伯花燭重逢 大慶	三十七上
七律 (共一百二十九首)	陳健邦(寅門)	番禺	吉人硯長花燭重逢誌喜(兩 首)	三十八上下
	麥汝楨(澤南)	香山	吉人親家重逢花燭誌喜	三十八下
	黃汝器(舜夔)	番禺	前題(四首)	三十八下—三十九下
	張宣昭(達淮)	南海	前題(兩首)	三十九下
	凌鶴書(孟徵)	番禺	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 花燭重逢恭紀(兩首)	四十上下
	陳金策(少臬)	番禺	前題	四十下
	胡仕熙(闔生)	番禺	前題(兩首)	四十下—四十一上
	蘇耀慈(捧皆)	南海	前題(兩首)	四十一上下
	徐維森(立夫)	番禺	前題并序(兩首)	四十一下—四十二下
	徐清華女史	無錫	前題	四十二下—四十三上
	徐德馨女史	烏程	前題(兩首)	四十三上
	黃用端(式如)	新會	前題	四十三下
	王毓英(俊卿)	永嘉	前題(四首)	四十三下—四十四上
	葉翰華(茗孫)	南海	前題(兩首)	四十四上下
	褚傳誥(九雲)	天台	前題(兩首)	四十四下—四十五上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七律 (共一百二十九首)	倫紱(達如)	東莞	前題(兩首)	四十五上下
	陳燕貽(子穀)	番禺	前題(兩首)	四十五下
	陸蔚林(梅友)	南海	前題(兩首)	四十六上
	易廷元(輔臣)	鶴山	前題(兩首)	四十六上下
	陳崇第(一士)	番禺	前題(四首)	四十六下—四十七下
	桂站(南屏)	南海	恭祝吉人年姻丈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四十七下
	黎廷鈺(雋夫)	番禺	恭賀吉人年姻丈重逢花燭即席賦呈(兩首)	四十八上
	陳藻翰(守愚)	番禺	恭祝吉人太親家暨德配鄔姻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兩首)	四十八上下
	黃維杰(吉蕃)	番禺	前題(兩首)	四十八下—四十九上
	馮思(儼若)	南海	前題(兩首)	四十九上下
	羅蘅(伯哇)	番禺	前題(兩首)	四十九下—五十上
	凌肇岐(孟周)	番禺	前題	五十上
	何端樹(鳳裳)	番禺	恭賀吉人叔丈重逢花燭大慶(兩首)	五十上下
	羅汝榦(孟楡)	番禺	恭賀吉人表叔花燭重逢榮壽大慶(六首)	五十下—五十一下
	陳藹雲(外甥女)	待考	喜祝吉人舅父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五十一下—五十二上
	周能飛(內姪女)	番禺	恭祝吉人姑丈暨二姑母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五十二上下
	胡玉壺	番禺	恭頌吉人姻伯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五十二下—五十三上
	張兆熊(配參)	南海	前題(兩首)	五十三上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七律 (共一百二十九首)	何福年(倬雲)	番禺	鄔吉人世伯姻大人花燭重逢誌喜(兩首)	五十三上
	黃景棠(詔平)	新甯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爲誥封中議大夫吉人世伯暨德配周淑人重諧花燭之辰。嘉樹連枝,繁花並蒂,飛觴交慶,卻扇重來。棠以子弟行,未獲登堂慶祝,謹賦長句,藉申賀忱。	五十三下—五十四上
	戴永(少彭)	番禺	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	五十四上下
	譚頤年(少沅)	南海	前題(兩首)	五十四下
	鄭耀垣(敬輿)	順德	前題	五十四下—五十五上
	陳奮程(觀庭)	番禺	前題(兩首)	五十五上下
	李慶期(貞甫)	南海	前題	五十五下—五十六上
	詹瑤光(重秀)	番禺	前題	五十六上
	林壬(吉甫)	常熟	前題	五十六上下
	朱學程(星浦)	番禺	前題(三首)	五十六下—五十七上
	陳石初	番禺	序屬元春,暉留愛日,紀婚期之重會。花甲輪迴,協洪範之休徵。林壬有慶,讀徵詩之序句。咸頌九如,學押韻之吟詞。粗成七律,恭頌吉人老先生花燭重逢大喜。	五十七上下
	陳還少	番禺	前題	五十七下
	黎天樹(儉生)	番禺	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兩首)	五十七下—五十八上
	曾建榮(季鏞)	新安	前題(四首)	五十八上—五十九上
	曾灼榮(翰洲)	新安	前題(四首)	五十九上下

##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七律 (共一百二十九首)	曾肇榮(南棠)	新安	前題(四首)	五十九下一六十下
	吳紹東(浩生)	長樂	前題(四首)	六十下一六十一上
	方華堂(棣蓀)	惠來	前題(兩首)	六十一上下
	岑春松(雪濤)	湘鄉	前題	六十一下
	陳衍棠(默夫)	番禺	恭頌吉人外叔祖花燭重逢大喜	六十一下一六十二上
	陳榮增(竹屏)	番禺	前題	六十二上
	陸汝鑿(祖直)	番禺	吾邑鄔太姻伯，當代偉人也。老而彌壯，夫妻白髮齊眉。《書》曰：作善降祥；《論語》云：仁者壽。不信然歟？善舉嘉謨，不勝枚指。茲特就其花燭重逢一典，輟成數韻，不計工拙，聊以誌慶云爾。	六十二下
	何敬修(慎初)	南海	光緒戊申孟春中澣，恭逢吉人鄔太姻伯暨德配周太姻伯母榮慶雙壽，花燭重逢，爭看今日之老夫老妻，宛若當年之新郎新婦。花甲以前，剛廿歲芳辰，依樣值初春。兒孫玉筍班排，賓客瓊觴樂敘，梨園演戲，桃酒聯歡，兕觥慶無疆，鶴籌添算，蟾華原不老。鴻案齊眉，預祝壽享百齡，徵熙朝之人瑞，定卜昌期，五世為鄉黨之美談。忝承令嗣鏡居姻丈來示徵詩第。敬本俗人，知難附驥，幸躬茲盛典，勉為效顰，謹將拙作，用貢吟壇，仰希哂存，伏祈斧政。	六十二下一六十三下
	黃翹芬(清傳)	番禺	恭祝吉人太姻伯暨德配周太淑人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六十三下一六十四上
	陳祖舜(鳳石)	番禺	前題(兩首)	六十四上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七律 (共一百二十九首)	陳祖蔭(幼達)	番禺	麟筆紀年,鶴齡添算,喜同堂之四代。鳩杖承歡,羗合盞之重逢。燕筵慶賀,爰吟七律,附祝繁釐。時光緒歲在戊申,上元節越三日,恭頌吉人太姻伯重逢花燭大慶(兩首)	六十四下—六十五上
	周溥(孔博)	歸善	鄔中議吉人太老世伯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志喜	六十五上
	羅乃端(樾卿)	西林	前題	六十五上下
	關志濂	羅浮山	前題(兩首)	六十五下
	梁志瑛	羅浮山	前題(兩首)	六十五下—六十六上
	駱純(守一)	花縣	前題	六十六上下
	吳廷斌(雨蒼)	婺源	前題	六十六下
七言排律 (共一首)	黃紹槐(登雲)	番禺	恭紀吉人姻丈花燭重逢	六十七上下
五絕 (共六首)	梁謩(季直)	番禺	恭祝吉人姻世伯暨姻世伯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兩首)	六十八上
	陳藹雲(外甥女)	待考	恭祝吉人舅父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六十八上
	月明(頭陀)	待考	吉人老先生花燭重逢誌慶	六十八下
	胡正	番禺	前題	六十八下
七絕 (共八十五首)	黃映奎(日坡)	香山	恭祝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四首)	六十九上下
	倫鑑(淡如)	東莞	前題(兩首)	六十九下
	陳啟東(初白)	番禺	前題(四首)	六十九下—七十上
	金駿聲(眉孫)	樂清	前題(兩首)	七十上下
	曹碩(頌儼)	南海	前題(四首)	七十下—七十一上
	倫明(哲如)	東莞	前題(四首)	七十一上下
	黃永(清海)	香山	前題(五首)	七十一下—七十二上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七絕 (共八十五首)	盧子騏(袞裳)	新會	前題(兩首)	七十二上
	崔其濂(蓮峯)	番禺	吉人姻世丈花燭重逢大慶 (四首)	七十二下
	馮愿(侗若)	南海	吉人太親翁重逢花燭誌喜 (四首)	七十三上下
	羅蘅(伯哇)	番禺	前題(四首)	七十三下—七十四上
	陳藹雲(外甥女)	待考	喜祝吉人舅父花燭重逢大慶	七十四上
	黃天榆(朗秋)	番禺	恭祝吉人姻伯花燭重逢大慶 (四首)	七十四上下
	何福年(倬雲)	番禺	吉人世伯姻大人花燭重逢誌喜 (四首)	七十四下—七十五上
	崔樹芬(芟南)	番禺	奉祝吉人年世伯花燭重逢 (四首)	七十五上下
	楊子毅(宏道)	香山	恭賀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 八秩齊眉花燭重逢大慶 (四首)	七十五下—七十六上
	曾灼榮(翰洲)	新安	前題(八首)	七十六上—七十七上
	方華堂(棣蓀)	惠來	前題(兩首)	七十七上下
	羅憲徽(詢余)	順德	前題(四首)	七十七下—七十八上
	袁承誥(藎臣)	項城	前題(兩首)	七十八上
	衛德培	番禺	前題	七十八上下
	屈向賢	番禺	恭祝吉人太姻伯花燭重逢 (四首)	七十八下—七十九上
	張國康(壽嵩)	番禺	吉人老世伯花燭重逢誌慶 (四首)	七十九上下
	金石(石齋)	武昌	前題	七十九下
	劉果(毅菴)	襄陽	前題	七十九下
江永(永甫)	花縣	吉人太老夫子花燭重逢誌慶 (兩首)	七十九下—八十上	

續 表

卷一	作 者	籍貫	篇 題	頁
樂府 (共四解)	高枚(拱宸)	南海	吉人先生暨淑配周淑人重行花燭嘉禮敬呈新樂府請華筵慶集歌以侑觴(四解)	八十一上下
詩餘 (共六闕)	黃佛頤(慈溪)	香山	吉人先生,番禺南村隱君子也,為賢人儒,有聲聞壽。家修既懿,閩助尤賢。以光緒戊申月正穀旦舉行花燭重逢盛典,蘭玉森列,葭葦群集一堂,燕喜二老同牢,樂可知已。佛頤賡鬻星眉月之章,遇隆禧亮,羨甲帳繡襦之飾,詞效溫歧。知無當夫崇儀,聊勉陳於大雅(兩闕)	八十二上下
	陳藻翰(守愚)	番禺	恭祝吉人太親家暨德配鄔姻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三闕)	八十二下—八十三上
	劉孝于(十二齡童子)	番禺	吉人老先生重逢花燭戲填踏莎行一闕奉賀	八十三上下
卷二	作 者	關係	篇 題	頁
主人 (共四首)	鄔啟祚(吉人)	自身	自壽(四首)	八十四上下
兄弟 (共五十九首)	鄔綿齡(述文)	從弟	志喜(四首)	八十五上下
	鄔啟能(季怡)	從弟	同上	八十五下
	鄔兆鴻(浚臣)	族姪	同上(兩首)	八十五下—八十六上
	鄔宏熠(耀垣)	族姪	同上	八十六上
			又七絕一首	八十六上下
	鄔寶傑(璧泉)	三從姪	同上(三首)	八十六—八十七上
	鄔寶銓(伯獻)	從姪	同上(四首)	八十七上下
	鄔寶瑩(仲彝)	從姪	同上(四首)	八十七下—八十八上
鄔寶璿(衡季)	從姪	同上(四首)	八十八上下	

續 表

卷二	作 者	關係	篇 題	頁
兄弟 (共五 十九首)	鄔寶鈺(少南)	從姪	同上	八十八下—八十九下
			又七律一首	八十九下
	鄔寶璨(斗瞻)	從姪	同上	九十上
	鄔嘉善(貞岷)	從姪	同上	九十上
	鄔寶鑿(庾山)	從姪	同上(兩首)	九十上下
			又七絕二首	九十下一九十一上
	鄔寶權(仲和)	從姪	同上(三首)	九十一上下
	鄔寶清(伯直)	從姪	同上(兩首)	九十一下一九十二上
	鄔寶銘(子新)	從姪	同上(兩首)	九十二上
	鄔寶蓮(詠裳)	胞姪	同上(兩首)	九十二下
	鄔寶桂(善卿)	胞姪	同上(兩首)	九十二下一九十三上
	鄔以謙(搗樵)	三從姪孫	同上(兩首)	九十三上下
			又七絕二首	九十三下
	鄔偉增(鼎臣)	從姪孫	同上(兩首)	九十三下一九十四上
	鄔慶禎(棟伯)	從姪孫	同上	九十四上—九十五上
			又七絕二首	九十五上下
	鄔肇端	從姪孫	同上	九十五下一九十六上
	鄔肇昌(達文)	胞姪孫	同上	九十六上下
	鄔慶槐(晉三)	胞姪孫	同上	九十六下一九十七上
又七律二首			九十七上	
鄔康才(漸達)	胞姪孫	同上	九十七上下	
鄔藻耀(伯純)	三從曾姪孫	同上	九十七下一九十八上	

續 表

卷二	作 者	關係	篇 題	頁
子孫甲 (共二十八首)	鄔寶親(亮卿)	子	申謝：戊申春日，家嚴、慈舉行花燭重逢之典。戚友昆弟，咸相賦詠。愧無以答，賦此致謝，非敢云與諸先生詩歌相贈答也，亦聊以見意云爾。	九十九上
	鄔寶璣(鏡居)	子	同上	九十九上下
	鄔人俊(恩銘)	子	同上	九十九下
	鄔寶照(敬六)	子	同上(兩首)	九十九下——一百上
	鄔寶熙(緝臣)	子	同上	一百上
	鄔慶廷(言朝)	孫	同上	一百下
	鄔鵬飛(伯順)	孫	同上(四首)	一百下——一百一上
	鄔慶良(海東)	孫	同上	一百一上
	鄔慶澤(液川)	孫	同上	一百一上下
	鄔慶時(伯健)	孫	同上(四首)	一百一下——一百二上
	鄔慶舉(以名行)	孫	同上(兩首)	一百二上
	鄔慶豐(伯毅)	孫	同上(四首)	一百二上下
	鄔慶榮(谷堂)	孫	同上(兩首)	一百二下——一百三上
	鄔慶逢	孫	同上	一百三上下
	鄔慶年	孫	同上(兩首)	一百三下
子孫乙 (共十三首)	屈氏(鳳竹)	子婦	申謝(四首)	一百四上下
	陳玉華	孫婦	同上	一百四下
	黃氏(佩文)	孫婦	同上(四首)	一百四下——一百五上
	鄔慶平	女孫	同上(四首)	一百五上下
共 370 篇作品，作者 155 人。				

根據上表，可知《南山佳話》收錄共 370 篇道賀作品，足見鄔氏夫婦重逢花燭慶典，廣泛得到遠近親朋的熱情祝福。值得注意的是，這 370 篇作品之中，有 62

首詩作已被收入後來鄔慶時及其表弟屈向邦合編的《廣東詩彙》之中，約佔總數的六分之一。<sup>52</sup> 然而，《廣東詩彙》以詩人及年代分類，因此這 62 首與鄔啟祚花燭重逢有關的作品分別出現在不同的卷冊當中，詳細條目可見下表。案同一詩篇的命題，《廣東詩彙》和《南山佳話》均稍有出入，亦可從下表對照並觀：

《廣東詩彙》所收有關鄔吉人夫婦重逢花燭之賀作  
(共 62 首, 作者 25 人)

	作者	與鄔吉人關係	籍貫	詩題	《廣東詩彙》			見於《南山佳話》		
					卷	《三編清代稿鈔本》冊	頁	卷	頁	詩題(與《廣東詩彙》有別)
1	鄔啟祚(字繼番, 號吉人)	自身	番禺	戊申重逢花燭感賦(四首)	114	124	302—303	二	八十四上下	自壽(四首)
2	鄔寶銓(字伯獻)	從姪	番禺	吉人叔父重逢花燭紀盛(四首)	115	124	333	二	八十七上下	志喜(四首)
3	黃汝器(字舜夔)	親家	番禺	壽吉人親翁(四首)	121	124	570—571	一	三十八下—三十九上	吉人親家重逢花燭誌喜(四首)
4	鄔寶璿(字衡季)	從姪	番禺	吉人六叔結婚六十周年賦詩為壽(四首)	122	124	600	二	八十八上下	志喜(四首)
5	高枚(字拱宸)	/	南海	新樂府為耕雲翁作(四首)	122	124	621—622	一	八十一上下	吉人先生暨淑配周淑人重行花燭嘉禮敬呈新樂府請華筵慶集歌以侑觴(四解)

52 鄔慶時、屈向邦合編：《廣東詩彙》（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稿本；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三編清代稿鈔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續表

	作者	與鄔吉人關係	籍貫	詩題	《廣東詩彙》			見於《南山佳話》		
					卷	《三編清代稿鈔本》冊	頁	卷	頁	詩題(與《廣東詩彙》有別)
6	崔其濂(字蓮峯)	姻姪	番禺	吉人姻世丈花燭重逢賦贈(四首)	124	125	67	一	七十二下	吉人姻世丈花燭重逢大慶(四首)
7	戴永(字少彭)	/	番禺	贈吉公	125	125	111—112	一	五十四上下	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
8	凌鶴書(字孟徵)	/	番禺	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太淑人花燭重逢紀盛	128	125	219—222	一	三十三上—三十六上	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紀盛并序
9	周能飛	姪女	番禺	吉人姑丈暨二姑母重逢花燭賦呈(案:只選一首)	130	125	329	一	五十二上下	恭祝吉人姑丈暨二姑母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10	桂坵(字南屏)	姻晚	南海	鄔吉人年姻丈花燭重逢以詩壽之(兩首)	131	125	350—351	一	四十七下	恭祝吉人年姻丈花燭重逢大慶(兩首)
11	胡顯庸(字薰傳)	/	番禺	上耕雲翁	131	125	392	一	三十六上下	恭祝吉人太姻伯花燭重逢雙慶
12	周起鳳(字慶笙)	姻晚	番禺	壽吉人姻丈	132	125	409—410	一	三十一上—又三十一上	吉人太姻丈花燭重逢喜鑒
13	馮愿(字侗若,號猿齋)	姻晚	南海	吉人太親翁重逢花燭賦贈(四首)	133	125	437	一	七十三上下	吉人太親翁重逢花燭誌喜(四首)
14	鄔寶鈺(字少南)	從姪	番禺	壽吉人六伯父(案:只選一首)	135	125	525—526	二	八十八下—八十九下	志喜一首,又七律一首

續 表

	作 者	與鄔 吉人 關係	籍貫	詩 題	《廣東詩彙》			見於《南山佳話》		
					卷	《三編 清代稿 鈔本》 冊	頁	卷	頁	詩題(與 《廣東詩彙》 有別)
15	陳榮增(字 竹屏)	姪孫	番禺	壽外叔祖吉 人翁	135	125	534— 535	一	六十二 上	恭頌吉人外叔 祖 花 燭 重 逢 大喜
16	崔樹芬(字 茈南)	年世姪	番禺	吉人年世伯 花燭重逢賦 詩爲壽(四 首)	136	125	562	一	七十五 上下	奉祝吉人年世 伯花燭重逢(四 首)
17	鄔寶瑩(字 仲彝)	從姪	番禺	壽吉人六伯 父(四首)	136	125	563	二	八十七 下一八 十八上	志喜(四首)
18	黃禮治(字 仲孺)	世姪	番禺	壽吉人世伯	136	125	594	一	二十六 下一二 十七上	吉人世伯花燭 重逢誌慶
19	倫敍(字達 如)	/	東莞	耕雲翁重逢 花 燭 賦 呈 (兩首)	142	126	212	一	四十五 上下	鄔中議吉人先 生暨德配周淑 人花燭重逢恭 紀(兩首)
20	屈向榮(字 彙如)	姻晚	番禺	吉人太姻伯 花 燭 重 逢 賦呈	144	126	337	一	三十二 上下	吉人太姻伯花 燭重逢誌慶
21	屈向賢(字 蘭孫)	姻晚	番禺	寄賀吉人太 姻 伯 ( 四 首)	144	126	337— 338	一	七十八 下一七 十九上	恭祝吉人太姻 伯花燭重逢(四 首)
22	黃佩文	孫婦	番禺	太翁姑重行 合卺禮喜賦 (四首)	145	126	384— 385	二	一百四 下一一 百五上	申謝(四首)
23	陳藹雲	外甥 女	待考	祝吉人舅父 重 逢 花 燭 (兩首)	146	126	398	一	五十一 下一五 十二上	喜祝吉人舅父 花燭重逢大慶 (兩首)

續表

	作者	與鄔吉人關係	籍貫	詩題	《廣東詩彙》			見於《南山佳話》		
					卷	《三編清代稿鈔本》冊	頁	卷	頁	詩題(與《廣東詩彙》有別)
24	鄔慶榮(字谷堂)	孫	番禺	祖父母重逢花燭志喜(兩首)	148	126	501	二	一百二下—一百三上	申謝：戊申春日，家嚴、慈舉行花燭重逢之典。戚友昆弟，咸相賦詠。愧無以答，賦此致謝，非敢云與諸先生詩歌相贈答也，亦聊以見意云爾。
25	鄔慶逢(字祖吉)	孫	番禺	解頤	148	126	501—502	二	一百三上下	申謝：戊申春日，家嚴、慈舉行花燭重逢之典。戚友昆弟，咸相賦詠。愧無以答，賦此致謝，非敢云與諸先生詩歌相贈答也，亦聊以見意云爾。

《廣東詩彙》所錄有關鄔氏夫婦重行合卺之禮的賀作，當然沒有《南山佳話》來得齊備，但其中有大概六分之一被收入《廣東詩彙》這部總集之中，也足見編者的取態。誠然，兩部書的編者都是鄔慶時，是鄔啟祚的孫兒，也難怪有這個現象。

《南山佳話》的作者有169人次，去除重出的14人次後，統計作者的實際人數是155人。除鄔啟祚自己外，其餘154人包括直系家屬、家族後輩、親戚以及並無血緣關係之世交友朋等。根據作者對鄔啟祚之稱呼或自稱，可以梳理出鄔氏與一眾賀作投贈者的關係如下：



《南山佳話》作者與鄔啟祚關係示意表

	關係	對鄔啟祚之稱呼	作者	人數	總人數
卷一	父系親戚	叔丈	何端樹(鳳裳)	1	33
		表叔	羅汝榦(孟楡)	1	
		外叔祖	陳榮增(竹屏)、陳衍棠(默夫)	2	
	母系親戚	舅父	陳藹雲	1	
		姑丈	周能飛	1	
	姻親	親家	麥汝楨(澤南)、黃汝器(舜夔)、張宣昭(達淮)	3	
		太親家	陳藻翰(守愚)、黃維杰(吉蕃)、馮思(儼若)、羅蘅(伯哇〔案：羅氏另一詩則稱鄔氏為太親翁〕)、凌肇岐(孟周)	5	
		太親翁	馮愿(侗若)	1	
		姻丈	黃紹槐(登雲)	1	
		姻伯	胡玉壺、張兆熊(配參)、黃天榆(朗秋)	3	
		姻世伯	梁騫(季直)	1	
		姻世丈	崔其濂(蓮峯)	1	
		姻大人	何福年(倬雲)	1	
		年姻丈	桂坵(南屏)、黎廷鈺(隽夫)	2	
		太姻丈	周起鳳(慶笙)	1	
	太姻伯	陸汝鑿(祖值)、屈向榮(桑如)、胡顯庸(薰傳)、何敬修(慎初)、黃翹芬(清傳)、陳祖舜(鳳石)、陳祖蔭(幼達)、屈向賢	8		
無血緣關係	先生	陳黻宸(介石)、程式穀(子良)、褚傳誥(九雲)、萬大同(逢吉)、黃綸書(子佩)、陳啟東(初白)、凌鶴書(孟徵)、陳金策(少臯)、胡仕熙(閔生)、蘇耀慈(捧皆)、徐維森(立夫)、徐清華(女史)、徐德馨(女史)、黃用端(式如)、王毓英(俊卿)、葉翰華(茗孫)、倫紱(達如)、陳燕貽(子穀)、陸蔚林(梅友)、易	30	76+1 (另有一位作者〔陳學蓮女史〕贈詩只呈鄔妻周氏，稱之為太淑人)	

續 表

	關 係	對鄔啟祚 之稱呼	作 者	人數	總人數
卷一			廷元(輔臣)、陳崇第(一士)、黃映奎(日坡)、倫鑑(淡如)、金駿聲(眉孫)、曹碩(頌儼)、倫明(哲如)、黃永(清海)、盧子騏(袞裳)、高枚(拱宸)、黃佛頤(慈溪)		
		老先生	譚頤年(少沅[案:譚氏另一詩則稱鄔氏為世伯])、馬紱倫(夷初)、朱其燕(柳溪)、陳石初、陳還少、黎天樹(儉生)、曾建榮(季鏞)、曾灼榮(翰洲)、曾肇榮(南棠)、吳紹東(浩生)、方華堂(棣蓀)、岑春松(雪濤)、月明(頭陀)、胡正、楊子毅(宏道)、羅憲徽(詢余)、袁承誥(蓋臣)、衛德培、劉孝于(十二齡童子)	19	
		世伯	潘履端(樾根)、翁大年(壽孫)、孔廣廈(蔭三)、黃禮治(仲孺)、孫京(碩甫)、戴永(少彭)、汪洋(容齋)、黃景棠(詔平)、鄭耀垣(敬輿)、陳奮程(觀庭)、李慶期(貞甫)、詹瑤光(重秀)、林壬(吉甫)、朱學程(星浦)	14	
		年世伯	崔樹芬(茂南)	1	
		老世伯	張國康(壽嵩)、金石(石齋)、劉果(毅菴)	3	
		太老世伯	張英麟(國瑞)、周溥(孔博)、羅乃端(樾卿)、關志濂、梁志瑛、駱純(守一)、吳廷斌(雨蒼)	7	
		太老夫子	江永(永甫)	1	
		硯長	陳健邦(寅門)	1	
			關 係	自稱	
卷二	直系家屬	子	鄔寶親(亮卿)、鄔寶瓚(鏡居)、鄔人俊(恩銘)、鄔寶照(敬六)、鄔寶熙(緝臣)	5	44+1 (鄔吉人自壽)

續表

	關係	自稱	作者	人數	總人數
卷二	直系家屬	孫	鄔慶廷(言朝)、鄔鵬飛(伯順)、鄔慶良(海東)、鄔慶澤(液川)、鄔慶時(伯健)、鄔慶舉(以名行)、鄔慶豐(伯毅)、鄔慶榮(谷堂)、鄔慶逢、鄔慶年	10	
		子婦	屈氏(鳳竹)	1	
		孫婦	陳玉華、黃氏(佩文)	2	
		女孫	鄔慶平	1	
	家族後輩	從弟	鄔綿齡(述文)、鄔啟能(季怡)	2	
		胞姪	鄔寶蓮(詠裳)、鄔寶桂(善卿)	2	
		從姪	鄔寶銓(伯獻)、鄔寶瑩(仲彝)、鄔寶璿(衡季)、鄔寶鈺(少南)、鄔寶璨(斗瞻)、鄔嘉善(貞岷)、鄔寶鑾(庚山)、鄔寶權(仲和)、鄔寶清(伯直)、鄔寶銘(子新)	10	
		族姪	鄔兆鴻(浚臣)、鄔宏熠(耀垣)	2	
		三從姪	鄔寶傑(璧泉)	1	
		胞姪孫	鄔肇昌(達文)、鄔慶槐(晉三)、鄔康才(漸達)	3	
		從姪孫	鄔偉增(鼎臣)、鄔慶禎(棟伯)、鄔肇端	3	
		三從姪孫	鄔以謙(搗樵)	1	
		三從曾姪孫	鄔藻耀(伯純)	1	

作者總數：155

從上表所見，作者群中與鄔啟祚有血緣或姻親關係者接近但略少於總人數的一半。基本上 45 名鄔姓作者（包括鄔啟祚自己以及適鄔子婦、孫婦）的作品都編在卷二，以明《例言》所云“自壽”、“志喜”、“申謝”之義。編入卷一的作者則包括外姓親戚和世交友朋。前者有分別稱呼鄔啟祚為叔丈、表叔、舅父、外叔祖和姑丈的何端樹、羅汝榦、陳藹雲、陳榮增和周能飛，全部是外姓。此外，也有大量與鄔啟祚份屬姻親關係的同輩及晚輩。朋友方面，大部分稱呼鄔啟祚為“先生”、“老先生”和“世伯”等。

《南山佳話》的編次，少不免帶有父系宗族社會的色彩，因此所有鄔姓作者都編入卷二，歸類“兄弟”、“子孫”等，而非鄔姓親戚及朋友則放在卷一。155名作者之中，只有九人是女性，包括四名歸入卷二《子孫乙》，自成一類的媳婦屈鳳竹、孫婦陳玉華、黃佩文和孫女鄔慶平，以及在卷一的外甥女陳藹雲、內姪女周能飛，和沒有親戚關係的女史陳學蓮、徐清華與徐德馨。其中陳學蓮贈作更罕有地只向鄔啟祚的妻子祝賀，題為《恭賀周太淑人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喜》，內容更無一字提及鄔啟祚，反而不斷表揚周氏扶助外家“遭凶俱迪吉，履險幸平康”的故事，認為“門楣賴爾張”，所以“鬚眉應退謝，巾幗允稱強”，<sup>53</sup>這是比較特別的。事實上，男性社會中的道賀禮儀，女性或會被邊緣化，在表達和接受祝賀的環節上顯得被動甚至隱形。重逢花燭的慶典，按性質是一對老夫婦的喜事，但不少賀作在命題上只傾向祝賀男主角。好像上引陳學蓮贈詩般單向女主角道賀的例子是極其少有的。《南山佳話》所載作品，有些沒有正式題目（特別是卷二），也有許多是一題多詩。根據可以統計的124個題目而言，祝賀女性的只有陳學蓮一首，男女並賀的有56首，而只向男性道賀的則有67首，佔多數。可見在這類傳統喜慶活動裏，男性本位的色彩是頗為尋常的。

#### 四、從文本所見鄔氏重逢花燭之細節

《南山佳話》承載著一百數十人對鄔氏夫婦花燭重圓的美好祝福。誠然，當中有不少吟詠是在接獲徵詩啟，或經鄔家子孫請序乞言後而寫成的。如同祝壽、哀輓文字一樣，諸人所贈篇什，亦難免有部分誇張、溢美的應酬成分。<sup>54</sup>

53 陳學蓮：《恭賀周太淑人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六下一三十七上。

54 黃寬重指出墓誌資料有“隱惡揚善”、“誇大事實”及“理想化”三大缺點，參看其《墓誌資料的史料價值與限制：以兩件宋代墓誌資料為例》，《宋史研究集》，35輯（2005年7月），頁63—86。案祝壽文字與哀輓文字雖然應用於完全不同的場合，但同樣具備上述墓誌資料的特色和限制。雖然方苞（1668—1749）曾聲稱“以文為壽”始於明代（《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7，“壽序”，頁206），但近人研究則指出壽詩始於唐，壽詞始於宋，而壽序則始於元，參看張帆：《宋代四川壽祝（轉下頁）

儘管如此，讀者如能仔細梳理這些看似千篇一律，內容不外乎歌頌讚美，並帶有艷羨目光的文字，卻總會得出不少有用的信息。憑藉這些文本，我們可以對以下幾個課題進行整理。

### 1. 致賀者對鄔氏夫婦生命歷程的解讀

在大量的祝賀詩文中，作者經常會觸及到兩位主人翁的生平，不少人還會在致賀的同時，乘機表揚這對夫婦的人格和善行，用福有攸歸的邏輯去解釋鄔氏夫妻的豐盛人生和光榮晚境。

《南山佳話》卷一所錄的徵詩啟和諸序，其實蘊含了不少鄔氏夫婦的人生細節。綜合各篇所述，可知兩人重逢花燭之時，有子十人、孫十六人、曾孫四人。在幾位作者筆下，鄔啟祚性格仁厚，“自少讀書不為舉子業，而喜吟詠”，<sup>55</sup>“日以遨遊山水為事”，是“番禺南村鄉之隱君子”。<sup>56</sup>同時，鄔氏也被視為是“早歲遊心於學，長年為政於家”的模範。<sup>57</sup>此外，鄔氏謀建始祖廟、敬宗睦族、集資改善水利，“為善每云最樂，當仁不讓”<sup>58</sup>等功德亦最為人所樂道。其妻周氏同樣被譽為“女中之翁”、<sup>59</sup>“仁孝慈惠”，又能保外家財產，為其“擇繼立後”，並捐金“賑濟族人”、“能知大義”、“無愧女宗”。<sup>60</sup>因此，在“積善餘慶、報施不爽”<sup>61</sup>的有力前提下，這對“篤本勵行”的“熙朝人瑞”得到“天寵”和“人望”<sup>62</sup>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有撰序者就得出“其享大年，多子孫也宜哉！”的結論。<sup>63</sup>

(接上頁)文學縱橫觀》(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清代是祝壽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有關祝壽文獻的流傳及作用，另參野村鮎子：《明清女性壽序考》，見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9—33。

55 見上引程式毅：《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太淑人重行合卺序》，葉七下。

56 翁大年：《鄔中議吉人世伯泊世伯母周淑人花燭重逢序》，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十三上下。

57 見上引譚頤年徵詩啟，葉二十上下。

58 同上。

59 見上引翁大年序，葉十四下。

60 潘履端：《恭祝鄔中議吉人世伯暨德配鄔老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壽序》，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十一下。

61 見上引翁大年序，葉十五上。

62 同上，葉十五下。

63 陳獻宸：《吉人鄔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雙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下。

類似的解讀在詩篇中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大德必大壽”、<sup>64</sup>“試問胡爲臻大耋,盛德獲報理本宜”、<sup>65</sup>“伉儷之樂垂百年,非其盛德何能然”<sup>66</sup>等句子,無非都是宣揚“善有善報”的觀念。其中有些詩篇更用簡約的文字總括鄔啟祚的善舉,再把他的福分歸緣於功德。例如他的從姪鄔寶銘有詩曰:

遠近歌功仰令名,和鄉睦族洽輿情。捐資築路敷深澤,輸粟開倉廣厚生。  
祖墓幾經千里訪,福田永蔭萬年耕。自應再舉齊眉案,京兆風流羨老成。<sup>67</sup>

鄔氏的另一從姪鄔寶鈺亦有以下詩句:

遐齡天錫非無故,樂善好施本平素。濬川砌路便人行,發粟輸誠周婦孺。  
相其陰陽堂基闢,鳩工庀材勞策畫,又從惠州訪佳城,木本水源承一脈。<sup>68</sup>

以上各句,均有原注,詳細講述各項善舉,鉅細無遺。此外,鄔妻周氏也經常得到稱許。例如鄔氏從姪孫鄔肇端就認爲周氏“巾幗丈夫氣”,所以鄔氏“輔相有內賢”。<sup>69</sup> 鄔氏的胞姪孫鄔康才亦感戴周氏“勞愛不分兒與姪”,對二歲怙恃俱失的姪兒“提攜一如所生”。<sup>70</sup>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作者認爲“儘有老翁及老媪,未聞偕老閨婚筵”,<sup>71</sup>驚訝於合卺重行的做法,但其實更多作者已刻意提到重逢花燭的先例。陸蔚林即有“猶憶髫齡承慶日,雙星重賦好逑篇”句,原注謂“僕童時曾祝祖父母重

64 見上引萬大同詩,葉二十六上。

65 陳榮增:《恭頌吉人外叔祖花燭重逢大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一上。

66 周起鳳:《吉人太姻丈花燭重逢喜鑒》,見同上,卷一,葉三十一下。

67 鄔寶銘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九十二上。

68 鄔寶鈺(1872—1949)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八十八下一八十九上。

69 鄔肇端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九十六上。

70 鄔康才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九十七下。

71 吳廷斌:《鄔中議吉人太老世伯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志喜》,見同上,卷一,葉六十六下。

逢花燭慶典”。<sup>72</sup> 又如徐維森所撰賀詩並序亦指出：

昔人花燭重逢，由來已久。大抵推花甲一周之意，隆偕百年之儀。……  
粵人重逢花燭者，以南海馮潛齋先生為最著……踵其後者君家先德而  
外，又推先生。<sup>73</sup>

馮潛齋重逢花燭事，固然廣為人知，至於徐氏提到的“君家先德”，實指鄔啟祚的祖先中亦有重逢花燭的例子。關於這方面，鄔姓作者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資料，因為這是他們的家族記憶。例如鄔慶豐有“桃筵粗設本家風”句，原注是“遠祖懷真公始花燭重逢”。<sup>74</sup> 鄔慶禎亦有“猶憶懷真祖與妣，花燭重逢皆白眉”句。<sup>75</sup> 鄔寶璿同樣緬懷族中光輝歲月說：

試繙家乘溯從頭，祖武遙繩三百秋。更祝遐齡南圃似，廿年還覩鶴  
添壽（原注：吾家十七世祖懷真公重逢花燭，房伯祖南圃公百歲  
齊眉。）<sup>76</sup>

至於鄔寶傑，所引例子更多：

信是南山佳話在，家聲第四著紅裳（原注：族中自南浦公花燭重逢後，繼  
有懷真公、纘緒公，至六叔則第四人矣。）<sup>77</sup>

由此可見，鄔啟祚夫婦並不是家族中重逢花燭的首例。眾口齊聲提及的南圃

72 陸蔚林：《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同上，卷一，葉四十六上。

73 徐維森：《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一下一四十二上。

74 鄔慶豐申謝詩，同上，卷二，葉一百二下。

75 鄔慶禎志喜詩，同上，卷二，葉九十四下。

76 鄔寶璿志喜詩，同上，卷二，葉八十八下。

77 鄔寶傑志喜詩，同上，卷二，葉八十七上。

公,即鄔廷全(1430—1525),他和妻子陳氏(1472—1518)均享天年,清人所建南圃鄔公祠至今仍在,牌坊石刻正面為“百歲齊眉”,背面為“昇平人瑞”。<sup>78</sup> 鄔廷全夫婦百歲齊眉的佳話固然是鄔氏家族的集體回憶,但兩人生活在明代,究竟有沒有好像清人般重行合卺交拜之禮,則不得而知,有待進一步考究。至於同樣為鄔家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懷真公,即鄔承貺(1609—1705)。根據鄔氏家乘及《番禺縣志》的記載,鄔承貺與妻植氏(1614—1695)花燭重逢,並獲賜官帶二次。<sup>79</sup> 大抵花燭重逢在清代比較流行,例如《番禺縣續志》所紀錄之耆壽人物之中,就有十三對高齡夫妻行重逢花燭之禮,包括鄔承貺夫婦和鄔啟祚夫婦。<sup>80</sup>

## 2. 重逢花燭慶典流程之書寫

鄔啟祚夫婦重行合卺慶典的流程與細節,或者可以在大量的祝賀文本裏找到一些綫索。

鄔氏夫婦經歷二萬一千六百日鴻案相莊的日子,<sup>81</sup>終於在子孫的安排下,一對“新人”得以“重斟合卺杯”,<sup>82</sup>“新娘”亦“重穿嫁衣裳”,<sup>83</sup>“鳳冠霞帔時世裝,孔雀譜服雌彝裳”。<sup>84</sup>適逢這類難得的喜慶,“鄉閭咸慶賀”之餘,在慶典舉

78 李福泰(1807—1871)修,史澄(1840年進士)、何若瑤(1797?—1856)纂:《同治番禺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卷五十,《列傳》十九,《耆壽》,葉二下;《番禺縣續志》,卷41,《古跡志》2,頁746。另參《鄔氏光大堂族譜》,第9章,《鄔氏家乘——賚思堂》,頁175—176。

79 參看《鄔氏光大堂族譜》第10章,頁217。另參《番禺縣續志》,卷二四,《人物志》七,《耆壽》,頁448。

80 上引《番禺縣續志》列出以下夫婦均經歷重逢花燭:黃昌籌及張氏、韓善汪及陳氏、鄔承貺及植氏、鄔啟祚及周氏、陳敏登及黃氏、陳達廣夫婦、凌秀舒及嚴氏、凌雲五及李氏、凌雲洲及招氏、凌北鵬及張氏、黃明序及謝氏、黃日進及黎氏、梁奇昭及李氏(卷二四,《人物志》七,《耆壽》,頁448—450)。

81 上引譚顯年的徵詩啟有“鹿車初挽,為時恰六十年。羨鴻案相莊,靜好逾二萬日,遂乃好逑仍詠,嘉禮重行”(葉二十上)。又黃繪書《吉人先生花燭重逢賦此寄呈》中有“不覺二萬一千六百日,畫眉已禿生花筆”句(《南山佳話》,卷一,葉二十八上)。

82 黃禮治:《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二十七上。

83 同上。

84 高枚:《吉人先生暨淑配周淑人重行花燭嘉禮敬呈新樂府請華筵慶集歌以侑觴》,同上,卷一,葉八十一上。



行當日及之前一日(十七、十八日),還出現“本鄉連夜春色助慶”的情況。<sup>85</sup>

慶典當日,據記載是“時良日吉,春和景明”,<sup>86</sup>徵詩啟呈現出來有關重行婚儀的計劃是這樣的:

是日也,庭列雀屏,鶴筵階調鳳管;鵝笙毘毼,紅燦麗日輝揚。帷幙青垂,祥雲彩護。禮成交拜,應叩竹之雙拖;典重同牢,慶宮花之對插。兒婦替安,瑤鑑鞞古猶施;曾孫競拾,金錢帳新復撒。此番合卺,新垣平延壽之觴;何物承衾,泰山父長生之枕。知阿婆之卻扇,不笑髯奴;如此叟之畫眉,定煩老筆。催妝贈句,半皆稱大父行;燃燭頌詞,聊復倩年家子。猗歟盛矣!<sup>87</sup>

由此可見,傳統婚姻儀式中的催妝、交拜、合卺、卻扇、撒錢等等環節,都在重逢花燭慶典上再度上演。然而一對“新人”是長者,少不免要有人參扶,因此就有“鳩杖康強倚,篠驂左右隨”、<sup>88</sup>“並扶鳩仗畫堂前”、<sup>89</sup>“簪纓皓首扶鳩杖”<sup>90</sup>等寫照。

慶典的內容,總少不了筵宴和表演。“婚筵更作壽筵供”、<sup>91</sup>“花燭重逢合卺筵”、<sup>92</sup>“嘉禮重行慶滿宮,雙輝紅燭夜焜煌”、<sup>93</sup>“謙符肆筵觥酌兕,禮成交拜喜盈庭”<sup>94</sup>及“賓筵集故舊,一室羅酒漿”等,<sup>95</sup>渲染的都是熱鬧的現場。有贈句寫

85 鄔慶良申謝詩中有“喜溢鄉閭咸慶賀”句,原注云:“十七十八,本鄉連夜春色助慶。”同上,卷二,葉一百一上。

86 見上引徐維森詩,葉四十二上。

87 見上引譚頤年所撰徵詩啟,葉二十二上下。

88 張英麟:《寄賀吉人太老世伯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七上。

89 徐清華:《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二下。

90 徐德馨:《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三上。

91 楊子毅:《恭賀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齊眉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七十六上。

92 見上引徐清華詩,葉四十二下。

93 見上引徐德馨詩,葉四十三上。

94 曾肇榮:《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上。

95 見上引黃禮治詩,葉二十六下一二十七上。

“堂前喜集客三千”<sup>96</sup>和“堂交赤鳥客三千”，<sup>97</sup>固然是誇張的寫法，而“舟車遠近看妝來”、<sup>98</sup>“社會聯翩集上流”、<sup>99</sup>“鬧喧賓客皆卑輩”，<sup>100</sup>則大抵接近事實。如此這般的場面，主人家安排“斑衣成列競稱觴、吹笙細按南陔曲”、<sup>101</sup>“壽筵開處演梨園”、<sup>102</sup>“花燭重逢歌且舞”<sup>103</sup>等節目，也是最自然不過的。

然而，最有趣的是除了滿堂賓客之外，鄔姓人到底擔當甚麼角色。有幾篇作品都提到部分鄔家出席者參與一個表達孝意的環節。鄔氏從姪鄔寶銘有“重逢花燭健精神，戲綵娛親廿四人”句；<sup>104</sup>其孫婦黃佩文有“二十四人同戲綵，一齊高唱洞房歌”句；<sup>105</sup>即使位列賓客的黎廷鈺亦從觀眾的角度留有“階舞綵衣人廿四”的紀錄。<sup>106</sup>由此可知，鄔家二十四人登台助慶、戲綵娛親大抵是慶典當晚的一個高潮。鄔啟祚的孫兒鄔慶槃的交代則最為詳細：

桃宴羹湯備，真家庭樂事。一堂廿四人，笑樂菜衣戲。（原注：時伯父亮卿、鏡居叔父、恩銘、敬六、緝臣兄、言朝、慶朝、海東、液川、伯健、漢石、心平、慶舉、伯毅弟、慶逢、慶年、慶安、慶濤、慶花姪、熾昌、爾輯、振西、重光並槃共二十四人。漢石、心平二兄時在美洲，未與斯盛。此並舉之者，以義所應有也。）<sup>107</sup>

鄔慶槃的注解最清楚不過，名義上是鄔家二十四人參與仿效二十四孝故事中

96 鄔慶澤申謝詩，見《南山佳話》，卷二，葉一百一上。

97 黎廷鈺：《恭賀吉人年姻丈重逢花燭即席賦呈》，見同上，卷一，葉四十八上。

98 鄔寶銓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八十七下。

99 見上引黎廷鈺詩，葉四十八上。

100 陸汝鑿：《吾邑鄔太姻伯，當代偉人也。老而彌壯，夫妻白髮齊眉。《書》曰：作善降祥；《論語》云：仁者壽。不信然歟？善舉嘉謨，不勝枚指。茲特就其花燭重逢一典，掬成數韻，不計工拙，聊以誌慶云爾》，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二下。

101 羅衡：《吉人太親翁重逢花燭誌喜》，見同上，卷一，葉七十三下。

102 陳啟東：《吉人先生花燭重逢賦此寄呈》，見同上，卷一，葉二十九下。

103 黃汝器：《吉人親家重逢花燭誌喜》，見同上，卷一，葉三十九下。

104 鄔寶銘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九十二上。

105 黃佩文申謝詩，見同上，卷二，葉一百四下。

106 見前引黎廷鈺詩，葉四十八上。

107 鄔慶槃申謝詩，見《南山佳話》，卷二，葉一百三上。

老萊子戲綵娛親的表演，<sup>108</sup>但實際上兩人身在國外，所以嚴格而言是二十二人而已。二十二人之中，其實包括鄔啟祚以下的三代人，年齡頗有分別，故有言“更喜斑衣交舞處，老萊今已半華顛。”<sup>109</sup>

當然，未參與演出的鄔家成員大有人在，有些更承擔其他任務。最有趣的發現是重逢花燭期間輩份的顛倒。有見證慶典的人指出當時是“子婦十朋權作主”，<sup>110</sup>而“合卺酒添憑子婦”、<sup>111</sup>“催妝子婦侍奩嘸”、<sup>112</sup>“孫婦相隨子婦譁”、<sup>113</sup>“子婦孫婦，扶歸洞房”<sup>114</sup>等句，亦不外乎刻劃鄔氏兩代媳婦如何在慶典當日侍奉兩位老人。不過最妙的反為是“子作阿翁婦作姑”、<sup>115</sup>“廟見曾何婦睹姑，人間爭道古來無”<sup>116</sup>的情況。兩位高齡老人再作新人，當然已沒有家長可以主持大局了，於是唯有顛倒輩分，兒子和媳婦就權充翁姑，盡顯古人隨事變通的本領。

在這“一堂四代樂天倫”<sup>117</sup>的大日子，滿堂孫曾很容易就成為賓客注目的對象，因此在芸芸贈詩中，鄔氏以下三代特別是孫兒和曾孫亦頻頻現身。例如：

子子孫孫共闈房，傳呼祖父作新郎。婆婆卻扇爭相看，六十年前兩度妝。<sup>118</sup>

當日的熱鬧情景，兒孫的積極投入，都表露無遺。又如“兒女承歡陪合卺，孫曾

108 見《二十四孝圖說》（與《宋刻孝經》合刊；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7年），頁40及62。

109 崔樹芬：《奉祝吉人年世伯花燭重逢》，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五上。

110 陳金策：《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下。

111 何福年：《鄔吉人世伯姻大人花燭重逢誌喜》，見同上，卷一，葉五十三上。

112 陳祖蔭：《麟筆紀年，鶴齡添算，喜同堂之四代。鳩杖承歡，羗合卺之重逢。燕筵慶賀，爰吟七律，附祝繁釐。時光緒歲在戊申，上元節越三日，恭頌吉人太姻伯重逢花燭大慶》，見同上，卷一，葉六十四下。

113 見上引鄔寶銓志喜詩，葉八十七上。

114 見上引高枚詩，葉八十一下。

115 鄔寶權（1870—1948）志喜詩，見《南山佳話》，卷二，葉九十一上。

116 屈鳳竹申謝詩，見同上，卷二，葉一百四上。

117 黃翹芬：《恭祝吉人太姻伯暨德配周太淑人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六十四上。

118 陳藹雲：《喜祝吉人舅父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七十四上。

含笑賦催妝”<sup>119</sup>和“群孫笑聽洞房歌”<sup>120</sup>等句,同樣展現出鄔家兒童的天真爛漫。“孫曾森滿堂”<sup>121</sup>反映人丁興旺;“孫曾拳幔萊衣戲”<sup>122</sup>和“諸孫繞膝斑衣戲”<sup>123</sup>寫其娛親。大概孫子繞長輩而坐是舊式家庭中常見情形,“孫曾繞膝詠麟仁”<sup>124</sup>和“繞膝孫曾隨廟見”<sup>125</sup>均為這類寫照。

三百多首賀作的內容,絕對有助讀者構想慶典景況。雖然有少數作者其實沒有出席,<sup>126</sup>但大部分作者留下的文本,似乎是見證鄔氏夫婦花燭重逢的一手資料。遺憾的是,在這三百多篇文字中,仍有一些細節並未留痕。例如筵宴菜單以至出席者的具體人數、賀禮等,都不能在這些祝賀文字中找到答案。

### 3. 亦莊亦諧、羨戲交集的祝賀

三百多篇的贈作,包含形形色色的祝賀。作者們各具個性,或莊重有禮,或詼諧幽默,分別用不同風格傳送對鄔氏夫婦的祝福,有時甚至在有意無意間呈現出一種又羨慕對方,又故作戲謔不羈的情緒。

不少作品都著意刻劃一對“新人”的老態。有不少句子都形容鄔氏夫婦為“八旬佳耦”、<sup>127</sup>“耄耋夫妻”、<sup>128</sup>“翡翠老鴛鴦”、<sup>129</sup>“比翼老鴛鴦”<sup>130</sup>等等。嘉禮

119 見上引陳祖蔭詩,葉六十四下。

120 陳石初:《序屬元春,暉留愛日,紀婚期之重會。花甲輪迴,協洪範之休徵。林壬有慶,讀徵詩之序句,咸頌九如。學押韻之吟詞,粗成七律。恭頌吉人老先生花燭重逢大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七下。

121 見上引黃禮治詩,葉二十六下。

122 詹瑤光:《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六上。

123 見上引陳啟東詩,葉二十九上。

124 胡仕熙:《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四十一上。

125 黃紹槐:《恭紀吉人姻丈花燭重逢》,見同上,卷一,葉六十七上。

126 例如上引陳啟東賀詩中就有“儂因蝟務阻鳧趨,稱觴未獲登堂醉”句,見葉二十九下。又如鄔慶禎志喜詩亦有“我居鏡湖未及歸,聞此盛事與欲飛。祝公百歲重開宴,爾時補看壽星輝”句,見葉九十五上。

127 李慶期:《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六上。

128 關志濂:《鄔中議吉人太老世伯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志喜》,見同上,卷一,葉六十五下。

129 陳藻翰:《恭祝吉人太親家暨德配鄔姻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見同上,卷一,葉八十二下。

130 胡顯庸:《恭祝吉人太姻伯花燭重逢雙慶》,見同上,卷一,葉三十六下。

重行的情景，在一些作者筆下是“鳳老雙栖歌燕爾”、<sup>131</sup>“雙雙白髮慶華筵”、<sup>132</sup>“紅燭兩行人老大”、<sup>133</sup>“新人兩兩皆華顛”、<sup>134</sup>“花燭今宵競白頭”、<sup>135</sup>“二老原來真白頭”<sup>136</sup>等，無一不強調二老的高齡。更為生動幽默的寫法是對新郎和新娘外表的敘述。例如寫鄔啟祚“四朝老大作新郎”、<sup>137</sup>“新郎冠帶新郎式”，<sup>138</sup>或者用略帶羨慕的筆觸，說“疑君學得長生術”、“轉老還童妙有方”、<sup>139</sup>“近百容顏還灼灼”、“世間少此清癯狀”。<sup>140</sup>至於寫新娘的句子更多，如寫她“朱顏白髮襯紅裳，再效新娘整曉妝”、<sup>141</sup>“又是紅顏又白頭”、<sup>142</sup>“華髮重簪不老春”、<sup>143</sup>“莫笑新妝遮老態”、<sup>144</sup>“白頭內子共韶華”<sup>145</sup>等等。至於“重與阿婆修舊典，迺談往事口流涎”，<sup>146</sup>就更加具有年齡的指涉性。二度婚禮上的歡樂，也成為不少作者的焦點，如寫一對新人就是“老來嬌對白頭翁”，<sup>147</sup>而新娘由於“嬌紅漫擬新人態，不老童顏醉海棠”，<sup>148</sup>更加顯得“老來風韻還嫣然，胭脂浪濺阿婆頰”，最終導致“一堂笑倒闕四筵”。<sup>149</sup>此外，亦有人讚美“此叟朱顏新氣象，阿婆紅粉舊風流”、<sup>150</sup>

131 黃維杰：《恭祝吉人太親家暨德配鄔姻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九上。

132 何端樹：《恭賀吉人叔丈重逢花燭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五十下。

133 曹碩：《恭祝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七十下。

134 見上引陳榮增詩，葉三十一下。

135 凌鶴書：《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四十上。

136 見上引徐維森詩，葉四十二下。

137 鄔宏熠志喜詩，見《南山佳話》，卷二，葉八十六下。

138 朱學程：《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見同上，卷一，葉五十六下。

139 黎天樹：《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見同上，卷一，葉五十八上。

140 戴永：《賀吉人世伯雙壽歌》，見同上，卷一，葉三十上。

141 屈向賢：《恭祝吉人太姻伯花燭重逢》，見同上，卷一，葉七十八下。

142 見上引鄔寶銓志喜詩，葉八十七下。

143 見上引胡仕熙詩，葉四十一上。

144 見上引陳藻翰詩，卷一，葉四十八下。

145 譚頤年：《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四下。

146 見上引黃綸書詩，葉二十八上。

147 陳衍棠：《恭頌吉人外叔祖花燭重逢大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二上。

148 見上引陸汝璽詩，葉六十二下。

149 見上引戴永詩，葉三十上。

150 見上引徐維森詩，葉四十二下。

“夫人未必嫌紅粉，佳婿從今愛白頭”，<sup>151</sup>或者以“鶴姿矍鑠羞新婿，鳳髻婆娑笑老娘”來形容二老，並指出“壽齡同伉儷”是難能可貴的。<sup>152</sup>八十歲的新娘還是認真地跟從婚禮上的各項要求，所以有人說“共喜阿婆還卻扇”。<sup>153</sup>有人美言“風流不愧老檀郎，阿婆笑貌還堪掬”；<sup>154</sup>也有人幽默地指出“新婦新郎原是舊，舊郎舊婦又翻新”。<sup>155</sup>高枚所撰四解樂府，祝賀二老之餘亦強調“積善餘慶”的道理。其中兩解寫得生動有趣：

賀新郎，賀新郎。新郎老郎，子孫孫子，環繞歌堂。掀髯一笑，交杯薦觴，問新郎是何時初作，新郎回溯四朝年號，光緒同治咸豐道光。（一解）瞧新娘，瞧新娘。滿頭皓髮千丈長，鳳冠霞帔時世裝，孔雀譜服雉彝裳。子孫孫婦，扶歸洞房，環佩叮嚕。（二解）<sup>156</sup>

以上兩解，委實捕捉了重逢花燭的一些歡樂片段，並用極其活潑的語言保存下來。

在大量的祝賀文本中，視鄔氏伉儷白髮齊眉、花燭重圓為“奇福”，並以兩人比擬神仙者多不勝數。無論“八十高年未算奇，最奇夫婦尚齊眉”，<sup>157</sup>還是“從來豔福本新奇，花燭重逢世罕之”<sup>158</sup>等句，或者強調兩老“夙緣”為異數福澤者，<sup>159</sup>均視鄔氏夫婦能享“人生奇福無倫比”。<sup>160</sup>形容兩老為“神仙眷屬”、“人

151 蘇耀慈：《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四十一上。

152 吳紹東：《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見同上，卷一，葉六十下。

153 黃映奎：《恭祝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六十九上。

154 劉孝于：《吉人老先生重逢花燭戲填踏莎行一闕奉賀》，見同上，卷一，葉八十三下。

155 周能飛：《恭祝吉人姑丈暨二姑母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五十二下。

156 見上引高枚詩，葉八十一上。

157 見上引何福年詩，葉五十三下。

158 鄭耀垣：《吉人世伯花燭重逢誌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五上。

159 羅蘅：《恭祝吉人太親家暨德配鄔姻伯母周太淑人八秩雙慶重逢花燭》，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九下。

160 桂站：《恭祝吉人年姻丈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四十七下。

世佳偶”<sup>161</sup>的詩句更多。如“八旬夫婦是神仙”、<sup>162</sup>“堂前夫婦似神仙”、<sup>163</sup>“星輝南極兩神仙”、<sup>164</sup>“一生福澤老神仙”、<sup>165</sup>“公是千秋活潑仙”<sup>166</sup>等。亦有人形容兩老是“一對地行仙”，<sup>167</sup>或者是“金公木母，酣醉春風前。”<sup>168</sup>羨慕之餘，有些作者更笑言兩老重諧花燭，“有人妬煞艷陽天”、<sup>169</sup>“妒煞牽牛織女星”。<sup>170</sup>

雖然有些賀作略帶不羈，似乎在開老人家的玩笑，但整體而言是亦莊亦諧的，也包含相當誠懇的祝福。例如說兩老“遐齡難得同夫婦，餘福還應蔭子孫”、<sup>171</sup>“祝君留作兒孫樣，魚水夫妻到白頭”<sup>172</sup>等。其中“老蚌珠胎應有兆”<sup>173</sup>的願望或者有點荒誕不經，但“佳話將傳國史名”<sup>174</sup>的祝願也許更受歡迎。有人期待“熙朝定必褒仁壽，佇見彤廷鳳誥頒”，<sup>175</sup>也有人希冀“史臣珥筆書人瑞，重宴瓊林似此無”。<sup>176</sup>有人祝願“一生生結兩生緣”的鄔氏夫婦“永朝永夕樂團圓”；<sup>177</sup>也有人博愛廣傳：“我願衆生成眷屬，如公白髮爾情深”。<sup>178</sup>正當有人盛讚鄔家“一堂四代吐芬芳”<sup>179</sup>的同時，有人已提出“今日重逢燭，他年

161 見上引陳榮增詩，葉三十一上。

162 吳廷斌：《鄔中議吉人太老世伯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志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六下。

163 胡玉壺：《恭頌吉人姻伯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五十二下。

164 見上引詹瑤光詩，葉五十六上。

165 見上引鄔寶權詩，葉九十一下。

166 見上引吳紹東詩，葉六十下。

167 汪洋：《恭頌吉人世伯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二上。

168 見上引陳榮增詩，葉又三十一上。

169 葉翰華：《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四十四下。

170 盧子騏：《恭祝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七十二上。

171 見上引譚頤年詩，葉五十四下。

172 黃永：《恭祝吉人先生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二下。

173 曾灼榮：《恭賀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齊眉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七十六下。

174 見上引黃翹芬詩，葉六十三下。

175 張宣昭：《吉人親家重逢花燭誌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九下。

176 方華堂：《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見同上，卷一，葉六十一下。

177 羅憲徽：《恭賀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齊眉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七十七下。

178 見上引吳紹東詩，葉六十一上。

179 羅乃端：《鄔中議吉人太老世伯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志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五上。

五代堂”、<sup>180</sup>“載祝老人雙健在,同堂五代更相期”<sup>181</sup>的美好願望,甚至作出“他時百秩徵題日,還願珠璣續幾篇”<sup>182</sup>的承諾。遺憾的是鄔氏夫婦都是活到八十幾歲而已。

#### 4. 閨房韻事的豐富想象

有幸經歷重逢花燭的鄔啟祚有自壽詩四首如下:

轉瞬韶光六十春,洞房花燭事翻新。笑予馬齒徒加長,依舊童心未老人。

(其一)

家住南山第一峯,耕雲鋤月老村農。携筇且趁完婚嫁,閒與兒孫訪古蹤。

(其二)

當年省墓到河源,爲感前型鹿涪存。五嶽歸來尋釣業,濬深先傍蓼花村。

(其三)

倖邀天眷錫高年,八十齊眉實偶然。怪底神人呼所欲,一生惟願有妻賢。

(其四)<sup>183</sup>

詩篇所呈現的,是對自我生命歷程的點滴回顧,以及對得享高年、白髮齊眉的一份感恩。雖然自嘲童心未老,有輕鬆的一面,但不失雅重敦厚。作爲重逢花燭主角的自我書寫,畫面所呈現的是對妻賢家和的慶幸,雖然有表達對二度婚禮的興奮,但只限於點到即止的含蓄情懷。

180 陳學蓮:《恭賀周太淑人九秩開一花燭重逢大喜》,見同上,卷一,葉三十七上。

181 鄔寶蓮志喜詩,見同上,卷二,葉九十二下。

182 鄔慶澤申謝詩,見同上,卷二,葉一百一下。

183 此四首被收入《南山佳話》卷二之首,標“主人自壽”(葉八十四上下)。案此四首亦見於鄔啟祚《耕雲別墅詩集》,卷一,葉七上下,題爲《戊申重逢花燭自壽》。又案最後一首“幸邀天眷錫高年”句,鄔啟祚孫慶時曾引馮潛齋自壽詞“重逢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句,建議祖父更易。但鄔啟祚則引王禹偁(954—1001)沒有採納孫兒建議而改用杜甫(712—770)句一事自解,仍保留“錫高年”原句。事見鄔啟祚《耕雲別墅詩集》,葉八上下。再案該詩中“怪底神人呼所欲”句,鄔慶時謂“脫稿時公嘗囑余詳查,謂似有悞,因戚友索讀,匆匆付梓,未之攷也”,到後來查閱《太平廣記》,始知“神人二字當作唐人或李翁”,可惜《南山佳話》“久已傳播海內”,故有“輕梓之戒”。事見鄔慶時《聽雨樓隨筆》(《南村草堂叢書》本),卷四,葉七上。



較為浪漫奔放的想象，則出現在大量他人的賀作中。說到底，重逢花燭的取景，除了人多喧鬧的喜慶場面外，更包括兩老“白頭相倚喚卿卿”<sup>184</sup>的私密空間。二次洞房，成為許多人口中的風流韻事，也引發旁人無限的想象和憧憬。

不少人祝賀兩老重逢花燭時，都不約而同地指出這是一樁閨房的風流韻事。例如說鄔啟祚“愈老愈風流”、<sup>185</sup>“艷福幾生修”，<sup>186</sup>或稱“閨閣也應留韻事”，<sup>187</sup>而且應該“風流佳活付吟箋”。<sup>188</sup>由於是“八十佳期艷洞房”，<sup>189</sup>所以有些道賀者總愛指出這是二次洞房，故云“好詠綢繆第二章”、<sup>190</sup>“鴛幃好夢舊翻新”、<sup>191</sup>“好將舊事且翻新”、<sup>192</sup>“洞房深處舊婚姻”<sup>193</sup>等等。

喜慶當天，有人說是“繁華春色藏金屋，韻事風流任品題”，<sup>194</sup>但大家興之所至，總不免關心到“一對鴛鴦入帳羅”<sup>195</sup>之後發生的事情，因此有人乾脆提出“未知今日齊眉慶，洞房韻事更如何？”<sup>196</sup>當“古調重新奏洞房”<sup>197</sup>之後，或者花燭的光輝特別容易撩起詩人豐富的想象，所以有“洞房壽域雙輝燭，妙繪延年合卺圖”、<sup>198</sup>“洞房燭照芳筵朗，耄耋鴛鴦醉讌春”<sup>199</sup>等著墨。有作者刻意締建“洞房紅燭燦，共對倍溫柔”<sup>200</sup>的氣氛，也有人想象兩老“燈下細談偕老事，樽前

184 陳榮增：《恭頌吉人外叔祖花燭重逢大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二上。

185 陳藹雲：《恭祝吉人舅父花燭重逢大慶》，見同上，卷一，葉六十八上。

186 見上引黃映奎詩，葉六十九上。

187 曾建榮：《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雙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八下。

188 何福年：《吉人世伯姻大人花燭重逢誌喜》，見同上，卷一，葉七十四下。

189 見上引黃紹槐詩，葉六十七上。

190 見上引徐德馨詩，葉四十三上。

191 見上引吳紹東詩，葉六十一上。

192 易廷元：《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四十六下。

193 王毓英：《鄔中議吉人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恭紀》，見同上，卷一，葉四十四上。

194 見上引曾肇榮詩，葉六十下。

195 見上引曹碩詩，葉七十一上。

196 方華堂：《恭頌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七上。

197 見上引黃維杰詩，葉四十八下。

198 見上引曾建榮詩，葉五十八下。

199 見上引陳祖蔭詩，葉六十四下。

200 見上引陳藹雲《喜祝吉人舅父花燭重逢大慶》，葉六十八上。

笑憶定情篇”<sup>201</sup>的浪漫,並幻想“最羨今宵羅綺裏,雙雙合笑話前緣”<sup>202</sup>的情景。

自從張敞為婦畫眉的故事見於《漢書》本傳而廣泛流傳之後,<sup>203</sup>畫眉一向被視為體現夫妻恩愛纏綿的行為。因此在不少賀詩之中,畫眉場景的出現,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老新郎鄔啟祚被視為畫眉能手,故有“此老風流擅畫眉”、<sup>204</sup>“畫眉老筆心仍壯”、<sup>205</sup>“老筆何妨眉試畫”、<sup>206</sup>“畫眉老筆工描黛”、<sup>207</sup>“畫眉往事笑風流”<sup>208</sup>等句。經驗是累積的,故此有人說鄔氏“且莫畫眉誇老手”,因為其實“工夫原自少年來”。<sup>209</sup>也有人由酒醉、畫眉聯想到其他慾念,如寫“洞房杯酒醉春宵,彩筆眉端試再描”;<sup>210</sup>以及“畫眉老筆嗤張敞,畫到春心入妙來”。<sup>211</sup>吟詠至此,性的想象已經是呼之欲出。

洞房的最終行為,當然是床上合歡,這也是一眾贈詩者對重逢花燭老人的合理期待。“壽寓森森敞洞房,雅人韻事興偏長”<sup>212</sup>的最後注腳,似乎應該是“牀倚合歡同舊夢”、<sup>213</sup>“合歡床上再風流”、“花甲再行巫峽雨,芳辰共話洞房春”、<sup>214</sup>“琴瑟靜聽依然舊,牀第重歡又是新”。<sup>215</sup>這些看似露骨不羈的句子,其實也只不過是坦白、赤裸地為重逢花燭慶典的最後一幕補上幾筆罷了。“色相原來不肯空”<sup>216</sup>是事實,難怪出家人(頭陀明月)也以此五絕相贈:

201 見上引陳崇第詩,葉四十七上。

202 見上引蘇耀慈詩,葉四十一上。

203 事見班固(32—9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七六,《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六,頁3222。

204 鄔啟能志喜詩,見《南山佳話》,卷二,葉八十五下。

205 見上引黃汝器詩,葉三十九上。

206 羅汝榘:《恭賀吉人表叔花燭重逢榮壽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五十一上。

207 見上引曾建榮詩,葉五十八下。

208 見上引陳啟東詩,葉七十上。

209 崔樹芬:《奉祝吉人年世伯花燭重逢》,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五上。案屈向邦《粵東詩話》評此詩“雖諧妙有趣,然究非此題之上乘文字”。見《粵東詩話》(香港:誦清芬室,1964年),卷三,葉十五下。

210 崔其濂:《吉人姻世丈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二下。

211 見上引曹碩詩,葉七十下。

212 見上引羅汝榘詩,葉五十一上。

213 見上引徐德馨詩,葉四十三上。

214 見上引陳崇第詩,葉四十六下。

215 麥汝楨:《吉人親家重逢花燭誌喜》,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三十八下。

216 見上引曹碩詩,葉七十下。

“是色即是空，無相亦無住。一對舊新人，參透此中趣。”<sup>217</sup>

詩可以明志，詩可以言情，這是最正確不過的說法了。

## 五、餘 論

本文選用微觀角度，對晚清番禺望族成員鄔啟祚夫婦之重行花燭作一個案研究。《南山佳話》及其他鄔家著述之傳世，確實為研究者局部重組當時盛況提供了條件和依據。通過對這個案例的分析，我們或可由點及面，以小見大，並逐步開展其他類似個案的考察，繼而對整個重逢花燭文化進行較為全面的探討。

誠然，鄔氏的個案，使我們對慶典內容以至當事人及旁觀奉賀者的心理狀態有更多的認識。我們也理解到這些慶典一方面可以是“嘉年華式的狂歡”，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對人倫關係進行強化的舞台”。<sup>218</sup> 不過，當我們閱讀過提供豐富信息的大量文本後，也不難發現其實這個二度婚禮的過程，依然有不少盲點是未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供給後人揣摩的。例如除了家族內外徵詩發啟、編集佳話的男性外，家中恐怕總有一些負責具體籌備規劃，如安排筵席、張羅表演、聯絡親友的人，也很可能就是一眾“主內”的女性。然而她們在男性編集的文本裏卻未有留下多少踪影。再者，籌辦這樁喜事的過程中，當事人與後輩有多少互動，興奮程度有什麼分別，也不得而知。

至於在大量道賀篇什裏以神仙、鴛鴦姿態出現的兩位主角，其實留下的直接聲音也頗為有限。到底他倆的投入程度如何？他們的內心世界，與某些道賀作品堆砌經營出來的恩愛境界有多接近？在有妻有妾的三人婚姻關係中，當其中二人經歷重逢花燭之際，第三位局內人是否傷心人別有懷抱呢？作為三個兒子的生母，她能置身事外嗎？還是勉力效法古代后妃之德，安於既定尊卑？在洋溢家庭歡樂的慶典背後，也許存在著未為人知的角力和矛盾。還有，老人

217 (頭陀)月明：《吉人老先生花燭重逢誌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六十八下。

218 借用本文其中一位匿名評審人語句，並致謝意。

的性生活,也是講究養生之道的社會必須關懷但又不常啟齒的。<sup>219</sup> 以上這些都是耐人尋味的課題,也是我們繼續研究重逢花燭文化時不可忽視的面向。

附帶一提,清末民初是中外思想、新舊文化互相衝擊的時期。事實上,在清亡之前三年付梓的《南山佳話》,也多少散發了一些新時代的氣息。例如晚清已流行談論“文明結婚”,<sup>220</sup>而歐風美雨亦牽動著新世代對自由婚姻之認識和嚮往。這一切在《南山佳話》中已有所呈現。例如贈詩中就有“舊世界開新世界,新婚姻即舊婚姻”<sup>221</sup>的說法,巧妙地借鄔氏的新舊“婚姻”來呈現一個客觀上是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至於“好將報國垂家訓,休負文明重結婚”,<sup>222</sup>亦更加令人看到詩人怎樣運用流行概念去表達赤子忠誠。最有趣的是借鄔氏夫婦再度合卺反思自由婚姻的真諦,例如:

魚水夫妻到白頭,問公艷福幾生修? 兒孫濟濟襄嘉禮,如此婚姻真自由。<sup>223</sup>

作者借用兒孫見證祖父母再行婚禮的事實,來重新詮釋自由婚姻的意蘊,其實是別開生面的概念偷換。又如:

社會聯翩集上流,雙棲海鶴慶添籌。笙歌疊會非跳舞,花燭重逢信自由。

219 潘敬《樵山雜著》有一則紀錄,可資參考:“吾鄉有某甲,兒孫繞膝,花燭重逢。是日大排筵宴,賀客盈門。老夫老妻,興致勃勃,竟偕入洞房,重興雲雨。奈此老精力就衰,猝患脫陽。婦呼號救,兒孫賓客,聞聲擁至。有張羅薑湯者,有調進丹藥者,有奔請醫士者。忙亂一場,幸獲無恙。婦羞答答語衆曰:‘我已告渠勿如此,其奈渠不聽何。’衆皆掩口胡盧而退。”(自印本,1931年,卷4,頁129—130)。

220 “親迎之禮,晚近不用者多,光(緒)、宣(統)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禮堂所備證書,由證婚人宣讀。介紹人、證婚人、男女賓代表皆有頌詞,亦有由主婚人宣讀訓詞來賓唱文明結婚歌者。”(《清稗類鈔》,第5冊,《婚姻類·文明結婚》,頁1987—1998)。另參白國琴編:《百年中國社會圖譜:從舊婚喪嫁娶到新禮儀風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03—105及鄭全紅:《中國傳統婚姻制度向近代的嬗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2—201。

221 劉果:《吉人老世伯花燭重逢誌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九下。

222 見上引凌鶴書詩,葉四十上下。

223 見上引江永詩,葉七十九下一八十上。

此夕結婚留紀念，當年團體記溫柔。諸君揚扈皆風雅，戲綴新詞雜亞歐。<sup>224</sup>

這種解讀又再一次把花燭重逢和自由婚姻聯繫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的內容提到夾雜歐亞的賀語，已浮現出一種西風。其實正如上文所提到，鄔家亦有留洋成員未能參與盛會，可見這個番禺望族以至其親友圈早就面向世界。這首詩所謂“此夕結婚留紀念”，以及另外一首賀詩中“豔說寰球騁壯遊，結婚韻事紀花週”的句子，<sup>225</sup>似乎都反映出當時人們對西方慶祝結婚周年的傳統已有所認識。此外，有賀詩更進而提出一些反思：

一石葡萄醉美洲，臨風遙祝壽千秋。舉頭東望稱觴處，我欲高乘輕氣球。

(其一)

美洲人士最風流，締結婚姻愛自由。為問自由結婚者，家庭樂似我公不？

(其二)<sup>226</sup>

作者袁承誥明顯是身處美洲而遙寄祝賀的。自由結婚是否一定為當事人帶來幸福快樂？舊式婚姻又是否一定無法美滿？也許這些都是作者曾苦苦思索的命題。此外，更有人借歌頌這段白髮齊眉的婚姻來批評自己心目中的“時弊”。胡正云：

花燭慶重逢，老妻復老翁。人間最難得，更足挽頹風。(原注：鄉間女子多有不欲嫁者，今太翁花燭重逢，孫曾繞膝，何樂如之？彼欲持不嫁主義者，當聞風知改也。)<sup>227</sup>

224 見上引黎廷鈺詩，葉四十八上。

225 見上引方華堂詩，葉七十七下。

226 袁承誥：《恭賀吉人老先生暨德配周淑人八秩齊眉花燭重逢大慶》，見《南山佳話》，卷一，葉七十八上。

227 胡正：《吉人老先生花燭重逢誌慶》，同上，卷一，葉六十八下。

這顯然是借題發揮,趁機批評流行於順德、番禺一帶的所謂“不嫁主義”,當中或許以自梳習俗爲主。<sup>228</sup> 忠於傳統婚姻理念的人,自然會認爲“不嫁主義”是“頹風”,因此借鄔氏花燭重行慶典散播的歡樂情緒,來提倡舊婚姻道德在新時代的價值。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人類將愈益長壽。但這是不是說今後有緣慶祝結婚六十周年的夫妻將大量增加呢? 在抗婚、遲婚、離婚、再婚等數字持續大幅上漲的今日社會,人們也許多少會保留著對古人“重逢花燭”的羨慕和憧憬吧。

---

228 其實鄔慶時有就廣東地區的抗婚習俗寫過文章,並指出他的“兩個胞妹及各從妹、再從妹等,皆‘自梳’或‘不落家’。”參看陳遙曾、黎思復、鄔慶時:《“自梳女”與“不落家”》,《廣東文史資料》,12輯(1964年3月),頁172—188,上引文字在頁182。有關此等抗婚習俗的研究,較具代表性者有 Marjorie Topley,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7—88; Janice Stockard,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Helen Siu, “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al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1, no. 2 (December 1990), pp. 32—62; 葉漢明:《地方文化的性別角色:華南宗族社會與自梳風習》、《權力的次文化資源:自梳女與姊妹群體》、《妥協與要求:華南特殊婚俗形成假說》,俱載於其《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研究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頁175—285。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

#### (一) 專書

方汝紹輯：《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光緒二十二年（1896）鈔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方汝紹輯：《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據同上鈔本影印。收入樂怡、劉波編：《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二齊舊藏珍稀文獻叢刊》，第7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

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白國琴編：《百年中國社會圖譜：從舊婚喪嫁娶到新禮儀風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光大堂理事會編修、鄔詠雄總編輯：《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年辛卯版）》。廣州：光大堂理事會，2011年。

朱子範、湯展雲等編：《吳在民先生暨德配關夫人八秩雙壽重逢花燭壽言集》。香港：廣東國民大學校友、吳校長在民壽言集委員會，1955年。

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與《舊典備徵》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瑤纂：《同治番禺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

屈向邦：《粵東詩話》。香港：誦清芬室，1964年。

孫棧：《餘墨偶談（節錄）》，據1911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本影印。收入《香豔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袁祖光：《綠天香雪簪詩話》，收入《清詩話三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附有關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崔龍文等編：《雷惠波先生花燭重逢唱酬集》。香港：時代印務，1957年。

張帆：《宋代四川壽祝文學縱橫觀》。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

陳秉仁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

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民國辛未年(1931)番禺縣續志》。番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程大璋：《無終始齋詩文集》《鄔家初集》本。廣州：廣州鄔氏彙印，1931年。

鄔啟祚：《耕雲別墅詩集》，《鄔氏叢書》刊本。民國十九年(1930)刊本，藏於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鄔啟祚：《耕雲別墅詩話》宣統三年[1911]校刊本，收入《鄔氏叢書》。

鄔啟祚：《詩學要言》《鄔氏叢書》刊本。

鄔祥光：《鄔祥光回憶錄》。香港：長康公司，1999年。

鄔慶時、屈向邦合編：《廣東詩彙》，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稿本影印。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三編清代稿鈔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鄔慶時輯：《南山佳話》，耕雲別墅藏板，民國年間刻本(《記》1908年)，收入《南村草堂叢書》。據浙江大學CADAL數字圖書館。

鄔慶時：《窮忙小記》。《鄔家初集》本。

——：《聽雨樓隨筆》。《南村草堂叢書》本。

潘敬：《樵山雜著》。自印本，1931年。

鄭全紅：《中國傳統婚姻制度向近代的嬗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天津市古籍書店：《宋刻孝經附二十四孝圖說》。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7年。

《李供林先生暨德配徐麗夫人八秩雙壽重逢花燭唱酬集》。1962年本，藏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順德張庶平先生己巳年重逢花燭徵詩文集》。香港：從新印書局，1929年。

《黃在中先生、陳可娘女士結婚六十周年鑽禧紀念賀辭集》。新加坡，1977年。

《愚公花燭重逢詩文彙編》。香港：漢明印務公司，1951年。

《嘉興錢新甫先生暨德配周夫人八旬雙慶並重諧花燭壽言》。約1928年手稿本，見卓克藝術網 [www.zhoukearts.com](http://www.zhoukearts.com)。

《劉少旅伉儷雙壽暨花燭重逢紀慶集》。香港：中國美術總匯、九華堂，1981年。

## (二) 論文

野村鮎子：《明清女性壽序考》，見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9—33。

陳遙曾、黎思復、鄔慶時：《“自梳女”與“不落家”》，《廣東文史資料》，12輯(1964年3月)，頁172—188。

富燕羽、張敏杰：《朝鮮族回甲節、回婚禮習俗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3年4期(2003



年8月),頁97—101。

黃寬重：《墓誌資料的史料價值與限制：以兩件宋代墓誌資料為例》，《宋史研究集》，35輯（2005年7月），頁63—86。

葉漢明：《地方文化的性別角色：華南宗族社會與自梳風習》，載於其《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研究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頁175—209。

葉漢明：《妥協與要求：華南特殊婚俗形成假說》，同上，頁245—285。

葉漢明：《權力的次文化資源：自梳女與姊妹群體》，同上，頁209—244。

## 二、英文

### （一）專書

Stockard, Janice.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 - 19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二）論文

Ho, Clara Wing-chung. "Collections of Birthday Greetings and Bereavement Messages Published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Shirley Chan, Barbara Hendrichske, and Sue Wiles, eds., *Willow Catkins: Festschrift for Dr. Lily Xiao Hong Lee on the Occasion of Her 75th Birthday*. Sydney: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2014, pp. 77 - 98.

Siu, Helen. "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al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11. 2 (December 1990): 32 - 62.

Topley, Marjorie.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7 - 88.

## 三、影音資料

劉詠聰：《中西金鑽婚》，香港電台“大學堂”節目，網址：[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university\\_knowledge\\_platform](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university_knowledge_platform)。2019年3月17日、24日。

## Sixtieth Wedding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in Late 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Wu Qizuo Couple

Clara Wing-chung H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erm “reunion under the exquisite candles” (*chongfeng huazhu*) means to light the wedding candles again, referring to the second wedding of the same couple to celebrate their sixtieth anniversary in pre-modern China. This article features the *chongfeng huazhu* celebration of Wu Qizuo (1830 – 1911) and his wife née Zhou (1828 – 1915) in late Qing Panyu, Guangdong province. It makes use of various publications of the Wu family, and particularly the *Nanshan jiahua* (*Fine Talks of the South Mountains*), a commemorative volume that contains over three hundred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in the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ccasion to shed light on a previously under-discussed dimension of the marriage customs in traditional China.

**Keywords:** Sixtieth wedding anniversary; Wu Qizuo; Wu Jiren; *Nanshan jiahua*; the Wu family of Panyu